



酒 饌 一

者 文 欽 許

一

饅

酒

許
欽
文
著

一九三〇年四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



著者 許欽文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開封新華北街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堂
重慶天街

北新書局

一罇酒

實價六角

陶元慶先生作書面

目次

一罇酒	一
全白的毛絨手套	九
兄底秘密	二九
團扇	五九
貓和蝶	六九
門房	八二
同鄉時記	一〇〇
七月十八	一三四
在平湖秋月	一四六
未婚師母	一五六

情餓.....	一六三
紅和白.....	一八六
同情淚.....	二〇七

一 饅酒

『有水司務！你要哭得這樣起勁，我剛才因為正在門口有事，不會跟你進去，不知道你究竟碰了什麼釘子？』門房阿發這樣問了，顧自捏起毛竹煙管來裝煙末。

『阿！喫了耳光了，唉唉！這我還是生平第一遭呢，恐怕臉上已經有點紅腫了罷！』剃頭匠有水把捫在臉上的手放下，站近了阿發哭訴。

『我們底廳長，』阿發連吸了兩口煙開嘴說，『都說他是大公無私的；現在他已爲着你動怒，竟然親自動手打了你，總是已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的緣故，究竟爲着什麼呢？』

『天地良心！』有水連忙聲辯，『阿發哥呀！我怎麼敢得罪他呢，我是非常感恩的，他已允許我就跟他出去當跟班，我真地感恩，所以今天特地趕來的！』

『這且不說，我問你剛才對他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竟會引得他這樣大怒？』

『我實在沒有向他說什麼壞話，也沒有做什麼壞事；剛才我只捧着這罈老酒進去，——有水用手指了指放在他腳旁的一罈「放樣」酒——我對他說，「老爺！小人蒙老爺照顧，實在感激非凡，現在小人沒有什麼可以拏來孝敬老爺的，只弄得這罈酒來，倒是很陳的了，就請老爺嘗嘗罷！」阿發哥！你說，難道這是壞話麼？』

『他就這樣打了你麼？』

『不，當初他只惡狠狠地釘眼看我，隨即說了句「誰要你送這種

東西來！」顧自走向帳房裏去了，我本知道只有這樣一罇酒，實在太微薄，可是阿發哥！現在時勢實在尷尬，只是這個，我已是借的借當的當地湊起來的；要是不這樣，我也就不想跟着老爺出去了。這裏雖然沒有發財的希望，總還可以老婆兒子在一起。我想一時無法，只好懇情了。我又對他說，「老爺！小人也知道這實在是不中喫的，但是要請老爺格外原諒，只好讓小人以後補上了！」經我這樣說了，他馬上旋轉身來大罵「混帳忘八蛋」，隨即起來動手就打，又罵我「太不懂事」，說我「還沒有上手做事，就鬧出了這樣的花樣，」而且不讓我再開嘴，迫令我帶着原物退出來了。」

「既然這樣，那末你把原物捧回去就是了，」阿發勸慰，「我們做底下人的，給老爺們打罵原是算不得什麼的，況且打也已經打過了，罵也已經罵過了，也不至於十分痛，還要哭得這樣起勁做什麼

呢！」

「阿！阿發哥！哪裏我是爲着打罵而哭的呀！現在我難過，只是爲着他不讓跟去了，最後他咬着牙關對我說，「我用不着像你這樣的傢伙，你不要再想跟我一道出去了！」這樣，阿發哥！我白白地挨打挨罵不要緊，不是一場高興已成空夢了。而且我早向各方說出嘴去，連固有的生意也已脫去了！」

「這倒確是討厭的了！」阿發表示同情慨歎。

「現在倒要問你了，阿發哥！你跟隨老爺得久了，他底脾氣總已熟悉了，雖然東西微薄點，但是我已懇了許多情，究竟爲着什麼，他還要這樣動怒呢，」

「哦，有水司務！這怕是你自己誤會的了，誰說我們底廳長是因爲嫌你底敬禮微薄，他只是討厭你這樣聲張地送東西來罷了。這在他是大

忌的，他常常和人說，「在司法界做事的人應該十分清白，」他在外邊有着一面很好的牌子，原是由靠硬做出來的，不隨便受人家底送品，不亂賣情面。」

「那末你爲什麼不早就通知我呢？」有水表示悔恨，也帶點責備的口氣地說，「要是早就明白了這個，我就不會碰這大釘子了！」

「啊喲！有水司務！這倒要請你不錯見怪的，你進去的時候哪裏知道這罈酒是你自己底呢！我以爲你無非替哪位東家乘便帶來的。要是知道原是你自己底東西，自然早就阻止你了。」

「難道東家們底東西他是可以收得的麼？」有水驚奇地問，「難道那種東西是無礙於清白的麼？」

「怎麼你還想不到這種地方呢，東家們不原也是老爺們麼？老爺們是有老爺們底面子的，碰着了有面子的，我們底廳長自然只好顧全

面子了。」

阿發這些話有水並沒有全聽清楚，但從語氣，覺得事情已經弄糟了，好像自己委實已經犯了罪。愈感到恐慌，他想補救的心意也愈迫切；再三地懇求阿發替他設法，終於阿發放下了烟管對他這樣說，「老爺們底事，我們是管不到的；且讓我進去看看，探得了廳長底神情再說罷。」

有水跟着阿發向着內堂走去，到了天井前底花窗口，阿發用手做了個暗號，有水就在那裏停住了。

有水從窗縫裏窺探，在對過客堂裏，他看見有一個胖圓臉的鬍子正在那裏站着，指天畫地，揮動着手臂上底粗黑的毛。有水知道那廳長老爺還在怒罵，也就聽到了許多話：

真是「豈有此理？」竟想來污辱我底人格了！

『爲着一罇老酒，出一個臭名聲，這種事情別人或者會幹，難道我也會做的麼！』

『哼！法律是什麼？做法官的應該守持何等的尊嚴，他這混帳忘八蛋竟敢來侵犯，實在連打十個耳光還不夠，實在是該死該殺的了！』

這些話有水更聽不明白，尤其是「人格」和「污辱」底意思。但他從那鬍臉上底表情和聲音底調子，覺得事情實在已經糟透了，正在徬徨，阿發給了他個叫他退走的暗示，他只得無可奈何地回到了門房。

他覺得一切都已完了，好像生命已經到了盡頭，什麼事也無從做起，也已疲倦得乏了力。但他一順眼看到了那罇酒，重行興奮起來了。他想趕緊拏走，或者還可以要求原店退還銀錢，至少總也可以從

轉賣收回一筆錢來；他就捧起酒罈快走了。

在路上，有水把酒罈捧得這樣緊，好像這原是新發見的惟一的財寶；他又走得這樣快，好像這財寶原從別處搶來的，追兵已快趕到腳後跟了的樣子。

全白的毛絨手套

——怎麼已經把門門上了？老張！難道你已睡了麼？

——是老李麼？你要進來麼？

——是的呀，把門打開，就讓我進來罷！

——你有事情麼？

——是的呀，我是剛從上海回來的，我到上海去的事，難道你已

忘了麼？

——並沒有忘記，你不是說要今天底夜車才回來的麼？

——是的呀，我是剛下車來的，在家裏只把提箱放了放，就趕到

這裏來了呢！因為我知道你是等着的，我想你這裏是早來一刻好一

刻的；今天雖已夜深，可是給你送到了，你可以預備明天一早就出去了，而且早點把東西給你送了來，早點見着，你也就早點高興了。

——我！你真——！

——這並不是我想對你表示怎麼樣，這實在是因爲——老張，爲着愛人底事，當事人固然就是當牛馬也甘心，把最後的一滴血汗用去也甘心；固然比自己底事情看得更重要，着實重要，重要萬萬倍罷！就是替朋友代做，這是我已經有了經驗的了，老張，我就老實告訴了你罷，我這次替你去爲愛人買東西，固然毫不感到麻煩，毫不覺得費心，實在比去做你自己底事情情願得多，也比去做我自己底更情願呢，這你無須見怪，決不是因爲也想去討你愛人底好，反正她我如今不會見過面，她究竟是位怎樣的女子，我一點也還設想不起來，可見

這完全是憑着精神上的感情的，這純粹是出於同情的罷！

——哦！

——所以，我在火車將要到站的時候，早就提着提箱等候下來了。我恨不得馬上就到了你裏，我本想一出車站就直接趕到你裏來，可是提箱裏東西裝得太多了，很重很笨，帶着實在不便，所以就先到家裏放了放才來，我想你總要到了十二點鐘以後才睡，反正趕得上，可是到了涼荷橋頭，望見你底樓窗上已經暗暗沉沉，知道你已只點了盞綠色的小電燈，還以為你只是爲着什麼特別原因，暫時把大電燈滅了一息，可是到了房門口，居然已經把門門上了。但是開了門，你並不會脫去了什麼衣服。究竟爲着什麼？老張，我剛才不會弄清楚，難道你是剛滅了大電燈，正在預備脫去衣服就寢的麼？不，這不對，你底大電燈是早就滅了的了，從涼荷橋到這裏不是有着許多路，要經過許

多時候才可以走到的麼？我雖然走得很快，可是總是一步一步地跨的，總得要有時間的呀！剛才你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並不做什麼，我只是靜悄悄地獨自坐着。

——爲什麼要這樣的呢？而且爲什麼要把門也就門上了呢？

——只是覺得這樣才好就是了。

——怎麼會覺得這樣才好呢？老張，你是又在細細地回味日間和她一道經過的甜蜜的事情了吧？難道回想甜蜜的事情一定要減少了光亮才更甜蜜的麼？

——不，我並不這樣。

——那末你是正在打算明天和她去怎樣地遊玩，或是已經約定了，明天她要到你這裏來，正在打算怎樣招待她。難道打算打算，也得把電燈光減少了才打算得好的麼？

——不，我也並不這樣。

——那末你是正在計劃進行的辦法，或是正在設想將來的愉快生活，甜蜜生活，幸福生活，或者都是罷，也在計劃進行的辦法，也在設想美滿的生活吧？老張，可不是麼？

——不不，都不是，更不是了！

——那末你是正在等候我，火車到來的聲音你是聽見罷，你已經等得我很心急罷，是的，一到渴望着等候的時候，時間總像是經過得非常慢非常難了的，你因為等候得不耐煩了，以為我今天不來了，有點失望了，不高興了，所以就把大的電燈滅掉，想任意地幻想些什麼，來抵抗失望的難堪，是不是？

——不，也不是。

——那末究竟爲着什麼呢？

——實在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是——老李，這實在並沒有一定的道理可說，何必詳究原因呢？

——好，那末我就把替你買來的東西打開來給你看罷；老張，上海究竟是大地方，這裏究竟比不來，這裏無法買得的，一到上海，固然先施公司裏也有，永安公司裏也有，就是惠羅公司和別的什麼舖子裏也都可以買到了。你看，這不確是全白，確是毛絨的麼？

——哦！

——怎麼？老張，你覺得大小不合式麼？可是這種手套實在都是一樣大小的，我看了好幾處，大小號碼都是這樣的，我想可以用得，反正是有着寬緊性的！

——不，老李，我並不以為大小不合式。

——那末你爲什麼一看見就這樣不高興了呢？

——我並非因為看見了這個才不高興的，我實在早就是這樣的了。

——爲着什麼呢？你覺得很是疲倦了罷，看你底神情，好像確是很疲倦的樣子了，難道你們又在一道爬山，多走了路了麼？

——不，我疲倦確是覺得非常疲倦了，却並非因為爬了山多走了路，我今天一整天不曾跨出過房門，昨天也在房內躲了一整天，我這三天內不曾去玩過山，也沒有多走了路。

——那末究竟爲着什麼呢？老張，看你底神情，好像現在更加不高興起來了？

——是的，我實在是非常難堪的了！

——究竟爲着什麼呢？

——老李，你替我買來的這全白的毛絨手套已經無用了！

麼？

——什麼？因為等我不來，等得着急了，已經先從別方辦到了

——不，老李，要是那樣，我也就無須這樣難堪了！

——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破裂了。全是由她發動的，她已經和我破

裂了！

——什麼？這不是笑話麼？

——不是笑話，她的確已經和我破裂了！

——怎會這樣突然破裂的呢？我去的那天你們不是還很要好的

麼？我不是大前天才去的麼？

——是的呀！你去後的第二天我們還照常通訊照常會談呢！可是

昨天，一早，我就接到了她底信了，是特地差人送來的，罵得非常厲

害，好像我已污辱了她。

——爲着什麼事情呢？

——我到此刻也還莫名其妙，真是莫明其故，她在信上並不說清楚，只說是如今已經明白了我底心思，認定我是卑鄙墮落的了。不知道究竟指着什麼事情。其實我底心思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全明白的，至多也不過明白得一半罷了，因爲事實決不是她能完全了解的。況且我底愛她，究竟爲着什麼，實在自己也莫名其妙，莫明其故的。只是因爲她使得我相愛了才愛她的，只是覺得她可愛而愛她，既無成見，也無目的，這究竟是友誼的愛，異性的愛還是審美的愛，我從來不曾向她表明，因爲我從來不曾這樣想着過，只是因爲覺得她可愛才愛她，因爲愛她才甘願爲她服役罷了。而且許多爲她做的事，十九都是由她發動的；今天把她以前給我的信從頭看了一遍，覺得實在太不自然了，

末了的一封和以前的一切。從事實上說，由她一個人寫成，這實在是難以使人相信的呀！

——這幾天你向她曾經有了特別的舉動沒有呢？

——什麼也沒有，一切都是照常的。

——也許因為被人挑撥了的緣故罷？

——這自然也難說，但我實也設想不好，怎麼她就能這樣輕信了別人底話，照着過去的情形，我可以算是她所信任的，我又從來不曾向她說過謊。

——也許本來她以為你和她只有友誼的關係，忽然覺得不對了。

一般女子在年青的時候總是高唱獨身主義的，所以話就隨便亂說了？

——這自然也難說，但愛究竟不是污辱，就是我已明白向她求了婚，她不願意的時候也只得婉言拒却，哪能開口便罵，而且罵得很厲

害呢？愛她究竟不是污辱她呀！

——也許她底外表雖很像是個新女子，其實還無形地被舊禮教束縛着，所以一經感到並未經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已被異性愛着了的時候，就會覺得已經犯了聖教，不顧一切地亂說亂嚷起來了？

——這自然也難說，但如確是思想不曾解放的，那末以前不應該和我表示得那麼親暱了。她寫在給我的信上的話，雖然我到了現在仍然不願意公開，可是你可以相信，確像是個思想解放了的寫的。

——我相信，不過老張，我想這實在沒有詳細研究的必要了。女子底心原是很活動的，戀愛中途起變化原也是常事。既然發生了變故，好的女子多得很，時間也還長得很，重整旗鼓，不難改弦更張，老張，別心急罷，慢慢地再來過，並不晚呢！

——我並不想詳細研究底細，只是剛才你詢問我了，便信口推測

了一下子。我也並不想重整旗鼓，改弦更張，我原不預期戀愛，這次原是由於不知不覺的，我一向這樣主張，就是覺得非愛不可了才愛去，不故意去找尋愛的。

——我也以為你這主張是很不錯的，那末，老張，什麼事原都沒有一定，不妨達觀點，你何必再多自苦呢，如果病了起來，不是更糟更可笑了麼？

——我並不想自苦，並不想因此難過起來，而且還故意想不要因此難過呢！

——這就好了！

——可是老李！我這樣給人恨和罵實在還是第一次呢。我從未向人求過婚，所以如今獨身，也還不會在女子面前碰過釘子，可是，這次却於無意之中不知不覺地碰了很大的釘子了！

——哈哈！老張，怎麼你也竟會這樣固執起來了，給姑娘小姐們罵幾句有什麼要緊呢？我是苦得無從接近她們，要是能夠發生關係，就是終於被她們誤會，挨罵，也是很甘願的呢！不要固執了罷，這樣固執不是太可笑了麼？哈哈，戀愛真是神祕的呀！這樣一個善說善笑的老張，一到戀愛的場中，也就變得這樣固執的了！

——我並不想固執，老李，你別就笑我，我不但不想固執，也知道實在不應該固執，反正無用，我很想馬上把這些事如數忘却，「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可是事實上辦不到呀！老李，你是沒有這種經驗的，我也到了現在才認識，這確不是普通的意味，真是無可奈何的呀！

——怎麼樣？不妨就隨便說點出來，或者我可以替你解釋解釋。解釋明白以後，看透了，或就可以忘却了。

——無用的罷，我自己何嘗不在解釋，可是愈想愈覺得難堪了。總之愈想愈悲哀，覺得最後的希望也已打破，最後的路也已碰了壁，一切都完了。

——怎麼要這樣想了呢？難道因此就一切完了麼？

——是的呀，可是我總是這樣想着了，就是想不要這樣想，也只好想着這個「不要這樣想」了，所以覺得悲哀了，以爲已經犯到了只好這樣，這實在是悲哀的了。其實剛剛看了那信的時候倒並不覺得怎樣，雖然喫了一大驚，心房老是宕着的樣子，同時也像反而解放了自由了，以前委實有着許多顧忌，雖然還只是單方面的設想，自己總已承認着許多責任許多義務了；如今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以爲再也無須顧忌無須負着什麼責任義務了，可是過得不多時候，就覺得全身都在漸漸地沉重起來；走起路來覺得兩條腿很沉重，做起事來就覺得兩條

手臂很沉重了。血管是也像將要飽漲得裂開，也像正在收縮，血液似乎正在奔流，可是也像將要凝固。至於心房，現在，並不像一般小說家所描寫的，就是並不像放進了鉛質之類只是往下沈重；是好像心房底下尖已裂開，已經分裂得很開了，心房裏底東西正在不絕地下墮，已經下墮得非常空虛，同時却也脹得非常飽滿了的樣子。「心碎了」這句話實在有點像，只是不夠形容罷了！

——唔，老張，我想你總得設法自己安慰自己。我是很表同情的，我不是一向很表同情的麼？老實說，要是我對於你這事情並沒有忠誠的同情，我這時就不會趕來了。可是我也無法可想，只好希望你能夠自己安慰自己了！

——我並非不想這樣，只是實在無法，我已經試驗了許多方法，故意設想她底缺點，想把愛轉成爲恨，但是不成，而且覺得無論仍然

愛她或者變成恨她了，難堪還是一樣地難堪。因為我現在所感受着的難堪，已經不是只在她一人身上的了，已經引起了全人生的悲觀了。可是我實在極力想樂觀起來，積極起來，只是無效，無可奈何，真是無可奈何的呀！

——阿！

——老李，過去的事，現在回想起來都有點像是夢景的了；可是夢中仍然有着以前的情形，昨天我雖然絕望地苦痛了一天，可是晚上——一經睡着就做夢，夢中仍然和以前一樣，仍然和她在一起，快快樂樂地談笑，快快樂樂地一道喫東西。只是夢中底事是不能長久的了，一到天亮就完了！

——阿！人生原也是個夢，只要甜蜜得起來，快樂得起來，無論是真夢還是假夢，是普通的夢還是夢中底夢，原無詳究的必要。老

張，時候已經不早，我想你還是早點睡，再在夢中謀個安慰罷！

——不，我不想再這樣夢着了，因為夢一醒又得大大地感到失望的苦痛了；要是沒有昨天晚上的夢，我底苦痛好像被人殺去了頭，只是突然間的一痛，有了昨夜的夢，却像是在被用舊法的絞死了。雖然夢中底情形我很貪戀，可是三收三放的苦痛實在再也沒有勇氣承受了。所以，像昨夜的夢，雖然不想故意抵制，但也不想故意尋求了。

——其實時候確已不早，就是不爲着夢，我想也得睡了。我也得回去了，我還得去整理一下東西呢。

——你自然就得回去了，你就回去罷，老李！

——好，我就回去，可是這手套，我想既然無用了，還是讓我帶了回去吧？

——不，而且我還一定要請你把給我爲這手套墊付的錢收回去，

那末在我可以算是了却這件事情了。

——你打算仍然把這個給她送去麼？

——不，我決不這樣辦，如果再給她送東西去，使她討厭，不是真地可以使她輕視了麼？

——那末你是打算把牠留着做個紀念品麼？

——我並不需要這種紀念品，我如需要紀念品，不是在腦筋上已經留着許多許多，儘夠儘夠了麼？要留這種紀念品，難道怕得憑空引不起慈感麼？

——那末打算做什麼用呢？

——我還沒有想好呢，你看怎樣處置才好呢？

——還是把牠放在箱子底裏，等到將來再說吧？

——可是放在箱子底，眼睛雖然一時看不見，難道心裏不會時刻

想着這個的麼？

——那末還是改送了別人吧？

——可以改送給誰呢？叫我哪能有勇氣去做這種事情呢？

——這樣不好麼，把牠放在枕頭底下，晚上把牠抱着睡，做個好夢，不是很好的麼？

——不是已經說過，我雖還貪戀夢中底情形，可是夢醒以後的可怕，實在我已沒有勇氣預期了麼？

——那末索性就把牠用火燒了吧？

——不行，這也不行，試問這有什麼意思？而且可有什麼勇氣來燒呢？

——讓我來燒，無須你親自動手，只要你承認就是了？

——但我可有什麼勇氣來這樣承認呢？如果真地這樣做了，不就

是非常可悲的舉動？這種可悲的情形怎麼忘得掉呢？

——那末怎麼才好呢？

——所以，怎麼辦才好呢？

兄底秘密

二姊，

好久不通訊了，你以為我是忙於養小孩子的緣故罷。我雖剛做了產，身體倒還健康，近來不給你信，實在為着大哥底病。他竟病得這樣可怕，固然使我忙得沒有工夫，也使得我沒有報告你的勇氣了；以為你既離得這樣遠，反正一時趕不過來，告訴了你，無非使你空擔憂。可是現在，固然可以請你勿念，還得報告使你高興的事了。

我們底大哥雖仍孤零零地住着寄宿舍，但照我這次的發見，可見他底內心並不像他外表底冷靜，濃厚的愛情的火正在猛烈地燃燒。

因為覺得他已許久不到我裏來，那天——已是十多天的以前了，

我乘便去看他，哪裏知道他正病得需要人看護；全身發燥得很厲害，時常說着嚙語，連人事也不大清楚了。我急得沒法，只得打電話把金音從廳裏叫出來。討論的結果，且先給他看西醫。金音日間要到廳裏去辦公，夜裏不能不睡，而且醫生說最後的病因雖是受了寒又喫壞了東西，一半却是興奮以後受了大的刺激，神經有點受傷的緣故，須得靜養；我想大哥底性情我是比較最熟悉的了，金音做事總不能像女子底文靜，就叫他回去照料家務，讓我獨自靜靜地看護大哥。

當初他老是昏迷着嚙語，說得很含渾，一句也聽不清楚，只是偶然聽得叫人的呼聲，是「小」什麼；可是喫了幾服藥，醫生姓馮，是金音底朋友，倒是很不錯的，很有經驗，也仔細，過了三四天，熱度一退，大哥底神智已清了。他醒着時不再嚙語，睡着以後雖仍說話，却是清楚得多的了，我知道他時常叫着的原是「小花羊」。

他時常喫驚地叫着，「阿！小花羊！怎麼你可以不讓我愛呢！」或者「阿！小花羊！我是無論如何要始終愛你的了！」驚醒以後我故意多方探詢他，他總是含渾對付，只是向我笑笑，馬上說到別的事上去，好像他是明白自己所說的。

有一次，我竟被他哭醒了。他老是嗚嗚地哭着，真淒涼，我急得沒法，只得趕緊把他叫了醒來。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悲泣，

「我夢見了可怕的事情！」他很快地回答。

我要求他說出那事情底究竟來，他先吱唔了一下，隨即改口說是因爲夢見了可怕的東西，也不明白說出，老是吱唔着，終於使我覺得不好意思再問他了。

他底房間雖不大，搭了兩張牀，却還不覺得侷促，好在不是夏天。我底牀搭得離他並不遠，爲着容易照顧他。前天早上，天還只一點

點亮，房內底東西還只能辨明輪廓底大概，我又聽見叫『小花羊』的呼聲了。這聲音和往常的很不同，很輕，如果不是這樣幽靜的早上，恐怕我不能聽見。可是很清楚，而且接連地響着：『我底小花羊！』

『我底心肺！』『我必始終愛護你，我願絕對爲你犧牲，我底愛人！』

我知道這必是大哥醒着說的話，我就輕輕地仰起頭來窺探；果然，他是正在他底被窩頭半靠半躺地坐着，他底牀靠窗口底一邊，我是在靠牆角的，所以我能從帳幕望見他，他却見不到我。我又望見他捧着一方紙板——大概那裏裝着『小花羊』底照相，深深地親一下吻，細細地看一看，又在胸前緊緊地貼一下。

天更亮點了，他又展開了信來看，大概是『小花羊』給他的；一封一封地細看，都是先親了吻才展開，再親個吻才摺攏的。因此我知道大哥底牀頭上原藏着許多他底祕密。不消說，我是很想明白個中底

底細。我也高興，大哥已由我看護得好了起來；我就多方探問他，明問，暗探，但他總是守着他底故態，若無其事，不是假作不知道，就是含混敷衍。到了下午，我再也忍耐不住，我藉口給他整一整被褥，想乘此看一看他藏着的照相，至少看明白發信人底姓名。大哥並不拒却我這提議，可是叫我等一等。過了一會兒，他已把信和照相如數捏在手中，一點也沒有遺下；信委實不少，很大的一捆，粉紅淡綠的信封都有，但是信封底面都朝着裏，仍然窺看不到。

我沒法，只得探問寄宿舍裏底聽差，也沒有圓滿的結果，只說有一個「女學生」常來看大哥，是小小的，穿着得很時髦，近來却少見到了，她底姓名和住址都不知道。

但是，二姊，今天我於無意中有了個大大的發見，大哥更健了點，因為擊絨襯衫。我爲他打開他底一向帶着的皮箱來；取了絨襯衫，

還是很新的一件，他以為穿着新絨衣不致受涼，所以特地叫我取這一件。我正要去蓋上箱蓋，忽然順眼在箱底看到了一本紫紅軟皮的日記簿。探祕密的成見使我情不自禁地偷翻了幾頁，一面假裝着乘便替他整衣服。一看就見到「小花羊」等字樣，我以為「得其所哉」，連忙假作不見，若無其事，很大方地把箱蓋合上，把鎖匙還給了他，只是不曾把鎖真地捺上。

現在，他已深深地睡着了；今天他雖健了點，可是話說得太多了，也多坐了一會兒，好像疲倦了，比昨天前天都睡得早，也都睡得熟。我是一聽到他底呼呼的眠鼾就趕緊預備的，我把他那皮箱偷偷地提到隔壁的房裏，這是他朋友底地方，是一個當教員的姓王的底，我也早已認識他，他因事回家去了，知道大哥有病，特地給我們通用的。

你還記得從前我們一道偷看別人底情書的情形麼？那兩個「小把戲」，常和男同學眉來眼往，因此收到的信特別多，我們雖然要罵寫信的男同學，可是他們寄來的情書不是很喜歡看的麼？二姊！現在我又感到那種情趣了，大哥底情感着實濃厚，我覺得他底日記要比那種情書熱烈得多了。

簿子上第一頁開頭寫着：

『幸福的生活在愉快的工作中』。

接着寫着許許多多的「小花羊」，排列得很整齊，筆畫也很工整。第二頁也這樣寫，開頭是『愉快的工作就是幸福的生活。』接着許多排『小花羊美麗得真可愛！』

依次：

『從愉快的工作謀幸福的生活』——『還有比小花羊更可愛的

麼？」

「爲着幸福的生活，總得愉快地工作。」——「小花羊真溫柔呀！」

「愉快着工作，生活得幸福。」——「我愛小花羊，我真心誠意地愛小花羊！」

「工作得愉快，生活就幸福了。」——「我甘願始終爲小花羊服役。」

「繼續愉快的工作，就是繼續幸福的生活。」——「和小花羊在一道的時候，地面處處是天堂。」

相像的話還很多，整排整排地寫着，都是很工整的。可以摘鈔的時間不多，怕得他醒來叫我；下面就是日記了，我就把日記摘鈔幾頁給你看罷。

日記也有引語，是『我要在這裏寫下我底燦爛的生活，證明我確也有過幸福的時期。』

十二月十一日

我把房門底鎖匙交了一個給小花羊，這固然可以使她來看我的時候不致因我外出而碰空回去，也就是我已十分信她，願把一切都交給她的表示了。真的，我已這樣愛了她，這樣迷戀了她，還有什麼不願給她呢？——我實在已運心肝也是願意剖給她的了！

下午四點多鐘，聽差起來說我有電話。我趕緊去接，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不由地希望想，『這最好是由小花羊打來的了！』

拿起電話機來一聽，果然，明明白白是小花羊底聲音，我真高興

極了。

十三日

傍晚陪着小花羊買衣料，她用着審美的眼光挑選得很嚴，很仔細，價錢貴了就不願意買；好美而不奢侈，顧實用而不盲從時髦或漂亮，這是她底好處，我得和她在一起走着，實在可以驕傲，真地快慰甜蜜呀！

和小花羊在一道的時候，固然地面處處是天堂；只要一想着她，也就心花怒放，世界全都光明了。

臨別約定星期五在公園裏等會，一道去取衣服。大後天就是星期五，快樂的日子又快來到了。

買了零物在味味處喫點心，無意中碰着了小花羊底同學，其實也

可以說是我們底朋友，於是同桌坐下，喫了炒年糕又喫炒餛飩；渠們都和她很好，這使我很安慰。她跟着渠們一道回去，我一直看到望不見了她底後影才顧自回來。在喫點心的時候我在暗中輕輕地按了按小花羊底身子，很甜蜜。

回到房裏才接到小花羊給我的信，其實信中底話早就當面說了，事情也已做了。可是仍然百讀不厭，她在末一段說，『教員走攏來了，不寫了。』可見她是在教室裏偷寫的，我看得真消魂了。

十四日

仲美送我一大盒杏脯，說是由北平帶來，很好的。我把牠原封藏着，等到小花羊來了才打開。以後凡有好的東西，我都要等她到來才打開了。

因為黨部人員底疏忽，報紙上有着「一則不好的新聞，誤傳到了我，雖然已經更正，毫無關係了，但我要告訴小花羊，這固然怕得她從旁知道以後發生誤會，有了關係的事情，無論怎樣，總是應該告訴愛人的了。」

昨天小花羊買得許多手帕，裝成盒子，好像是去送人的，不知道送誰。收到她這禮物的實在是幸福呀！如果是男子，我要妒忌了。阿！這並不是我要多妒忌，實在因為小花羊太好了，要是她不可愛，我怎會妒忌呢。

今天一氣譯了七八頁書，寫得手腕也酸了。如果不是希望來鼓勵我是無論如何不肯這樣克苦的，也是辦不到的。鼓勵我的希望是什麼呢？不就是和小花羊更親密點麼？

百看不厭——其實是愈看愈要看的小花羊底照相，使我工作以後

忘了疲倦，深夜早晨愈覺清醒。或者以爲這是照相照得好的緣故，其實並不是，委實因爲她底本體太可愛了。

十五日

實實在在，我確已迷戀小花羊了！近來常從夢中叫醒，連呼她底名字。今天天未亮已醒了，老是想念她。我已這樣想得好幾次了，如果得不到她，我要成「相思病」了。真的，許多時候了，我一有空就要想着她，這是因爲我已真正地迷戀了她的緣故罷，有時我竟會在百忙中想起她來；總之有了強大的刺激就要想着她，高興了要想着她，悲哀了也要想着她了。

早上天氣很冷，我還想再睡，但一想到爲着小花羊不能不努力奮鬥，我就很快地起了牀。空中漫着霧氣，東面窗外映着淺紫的雲，

幾株大樹隱約站着，顯得很是幽靜而且神祕。

計算起來實在還只兩天，好像已經許久不曾見她了。一時見不到她只好看看她底照相，真不錯！愈看愈好了！

天下起雨來了，索性下個痛快罷，可是明天是無論如何要晴的，明天下午又得會見小花羊了。雨大大地下，時候快快地過去罷！

十六日

約定在公園裏等會的時刻是午後四點鐘，寧可多等她，我到三點鐘就得出去。現在已把鐘上底鬧針旋在兩點三刻上，等到鬧鈴一響，我就得出發去會她了。

會見以後我常向她更親暱地表示，希望她也和我這樣。雖然不久以後就得看見她，可是愈加渴想得厲害了，只好且先把她底照相拿來

看，又吻吻她用過的襪子。一聞到她頭髮底氣味我總恨不得立刻抱住她，怕得興奮得發狂，我平時不敢隨便吻她用過的襪子。現在快可會見她，不怕渴想得難忍了。

時候快快過去，鬧鈴馬上響起來罷！——午後二時。

二姊，時候不早了，大哥怕要醒了，我也疲倦了，明天再給你寫罷。

一月十五夜十二時

此刻大哥又顧自睡了，我就繼續為你摘鈔罷。

(續十六日)

小花羊！我真感激你呀！我真感謝呀！

她又燙了頭髮，我見了她底蓬鬆的黑髮下面底柔潤嫩白的項頸，就興奮得不能自主，竟於無人見到的地方，突然在那可愛的肉上親了個吻。這我實在已經渴想了多日，只是沒有膽量實行。今天是什麼日子呀？我竟這樣做了！她並不拒却我，也不責備我，雖然被我吻後態度有點不自然了。——這是當然的罷，一個處女被人初吻是何等可注意的事呀！我總得覺抱歉，不曾預先明白說妥，就這樣突然吻了她。但我實在是出於情不自禁的呀！原諒我，小花羊！我底最親愛的小花羊，我真感激你極了！

我真該私自慶幸，要是我去吻她的時候被她抵制了，或者她竟變了臉責備我了，那末我今天晚上還能睡着麼！我或者竟會痛苦到自

殺，或者這時已經死了，但我決不到她底面前去自殺，因為我是真正愛她的，我決不願意使她爲着我難堪；我當連爲着她死也不讓她知道，我是真正地愛她的呀！

以後一切事我都當得了她底允許才做，凡是她所不願意的，寧可勉強忍耐，由我犧牲！

在路上我看了他底高傲的神情，不由地記起「穆羅」繪的「沙樂美」底插圖，以前覺得那公主底神情是最高傲最可貴的了，今天才知道其實還有比那更高傲更可貴的；小花羊底高傲可貴才是空前絕後的了！

又在咪咪處一道喫點心，兩人都喫了一盤雞絲湯麵，是由她選定的。是的，凡由她說定的我就覺得都是好的了。

我要她從我底皮包中自己拏取零用錢，當初她拏得不多，我要她

再拏，她又拏取了點，我感到甜蜜，安慰極了。

臨別她說她將用功起來，其實她原是很用功的；我勸她不要太用功，因為我可惜她底身體。

現在我只好誠心誠意地默禱了，敬祝

小花羊永遠健康！永遠快樂！

我願永遠做小花羊底忠僕，始終為她努力工作！

十七日

我很想趕去看小花羊，只在路上會一面也好，就是終於會不着，只要去了，在去的時候總可滿懷希望，也夠甜蜜了。怕得突然趕去於她不方便，或者要使她不高興，所以不敢去。可是興致濃厚得難以抑壓，只得趕到野外去採蘆「花」。這本無一定的目的，一看見短小的

十八日

真快慰！昨天晚上臨睡我看着她底照相嗅她用過的褶子，果然夢見了她；雖然現在有點疲倦，但是………

早上剛寫給她信，下午又寫信給她了，兩天內竟給了她三封信，在我實在還是盡力節制的，要是任情，早就跪在她底面前求遠不起來了。傍晚又去田野採蘆「花」，藉以發洩剩餘的熱情。回來在路上買得一盒可可糖，一袋梨和一罐魚皮花生。糖盒上畫着一對青年男女，那女的還是個小姑娘的樣子，非常美麗，我覺得可愛極了。但我閉眼一想，就覺得小花羊實在還要美麗，還要可愛。這些，打算她來時請她喫，或者給她帶回去。

下午寄給她的信上郵票貼了四分，丟進郵筒以後才覺得。我爲着

她底事情往往弄得魂不附體的樣子，我實在已經迷醉她了。

十九日

上半天還苦於接不到她底信，現在却苦於她信中底表示了。阿！她要說得這樣悲觀，向我表示得這樣消極，雖然不會明白說出，總是因爲那天突然強吻了她，太鹵莽了的緣故，阿阿！這是難怪她的，像她這樣純潔的處女，一時當然受不起這樣強大的刺激，現在我只能設法補救，希望她能饒恕我了。

我已奮鬥了多日，我已困苦了多日，現在我要愛她得這樣迫切，竟會情不自禁地鹵莽起來，原是因爲克苦忍耐得長久了的反應罷了。
小花羊！你能原諒我麼！

她給我這樣的信，或者只是一時的意氣，不久就可復原的；或者

其實並不怎樣消極，只是我自己心虛，過慮罷了。但我於她已不能再有什麼消極的假設，一有疑惑就夠苦我了。天呀！我真恐慌極了！救我呀！小花羊！你有一點仁慈，你就得救我呀！

好事一向多磨，曲折總是難免的，我想小花羊總有任我懷抱的一日，我只能這樣希望着想呀！

我雖早就愛了她，但一向不敢奢望地想她。哪知近來接連有着事實的關係，使我於無意中形成了再也不能不絕對愛她的趨勢了，事實呀！事實呀！難道她要我做事情可以不給她做？難道她要我幫助我可以不幫助她？可是接近的機會多了，接近的時間久了，我底心靈就於無意中被她如數佔據了！這是我底錯處麼？天呀！不要故意苦我呀！不要對得我太殘酷呀！

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是感激小花羊的了：就是我已就此完了，

我底生命已因她有了燦爛之點了；就是我已就此完了，我已因她嘗過戀愛的滋味了，就是我已就此完了，我已因她有過幸福的時期了！

我當使我底靈魂首俯正立，

靜靜地懺悔，

默默地祈禱；

懺悔我底過去的鹵莽，

祈禱我前途底光明；

直到她承認赦宥了我，

明言誠心愛了我！

二十日

雖然還只是個疑團，可是已經釘住了我底心房，使我只覺是得沈

痛，沈痛，沈痛了！

這樣的難堪，我實在還是生平第一次碰到；是的，我以前老是不敢言情，所以有着「太上忘情」的徽號。哪裏知道一言情我就得這樣難堪了！

一天來只覺得是心痛，心痛，心痛，而且脚下輕浮，頭部發重。我幾次想藉音樂忘愁於一時，哪裏知道聽着樂調只覺得是肉麻，悲調也是搔不着癢處的樣子了。

我像是在夢中，却也像不是真在夢中，我是希望確是正在夢中的呀！

如果她能明白我這時所受的難堪，就是本不愛我，也當爲着同情憐惜我了罷！

如果她能明白我這時所受的難堪，就是本在厭煩我，也當爲着好

奇心觀察我一下了罷！

如果她能明白我這時所受的難堪，就是實在無心於我，也當爲着惻隱之心特來好言撫慰我，如同牧師對於臨死者的頌揚，對於臨刑者的祈禱了罷！

但我不願就去明言告訴她，不願使她爲着我有所難堪！

二十一日

心腔仍然非常沉痛，覺得將要完全乏力，而且感着絕望。但我不敢毀壞身體，究竟她還不會明言拒絕我，那天分別時她仍笑嘻嘻地接受我底錢的呀！

傍晚領得薪銀，見了成疊的鈔票，不覺高興起來；但是馬上轉成了懊惱，如果她真地拒絕了我，還要拏錢來何用？

我希望誰能夠給我一種力，使我勇敢起來，努力去求她諒解我，同情我，憐惜我，救我，援助我，安慰我，終於接受了我底愛！

我又希望她底眼睛能夠看透我底胸腔，看明我底心是怎樣地熱，怎樣地紅，而且怎樣爲着她在猛烈地跳動！

二十二日

明天是星期六，又是冬至節，阿！要是不會發生問題，照前幾天一樣，我必早就約了她，或者去會她，將要多麼快樂呀！本來我這時很可以設想設想明天會着她時的情形，會着以後的快樂的情形，那是何等甜蜜，何等安慰的事呀！阿阿！現在我只能對着蘆「花」靜聽鐘聲，我是多麼不幸，多麼可憐了呀！

我想要是世界原是有點光明的，她明天會得突然到來看我，安慰

我，救我，使我從極悲苦的境地忽然轉成了極快樂極甜蜜，猶如坐了暗牢重見天日，一切悲哀頓時消滅，玫瑰的路重行在我底面前展開！

如果我底生命還不致就此終了，即使並不親自來到，她必會得突然打一個電話來約我，或者寄信給我，仍然叫我買東西，使我仍得做她底忠僕！

二十三日

一直睡到十一點多才被聽差叫醒，近來時刻暗中用勁思索，實在疲倦極了。

下午，一到一點鐘，院子裏已靜得一點人聲也沒有；他們真像過冬節，連聽差也出去玩了。我却希望於萬一，以爲她會得突然來到也

未可知，是的，我照常買了許多食物，廣柑，蜜橘，炒栗子，軟糖，葡萄乾和玫瑰豬油年糕。可是到了四點鐘還是不見她來到，到了五點依然不見她來到。今天完了，只好希望明天了。明天是星期日，她或者會得突然來到，或者打電話給我，或者寫信給我。天呀！明天不要使我失望了，我已乏力，我實在受不起再失望了！

她來總是在下午的，希望明天底下午快快到來！

二十四日

星期日也過去了，依然不見她來到，也不打電話來，也沒有信到來，我又只是空等了一天。

到了今天上午，我底心腔固然仍像已被鉛質填滿，頭腦也像已被許多鐵釘釘住了，可是現在，今天底下午一點二十分鐘是什麼時候呀，

我竟忽然接到小花洋給我的信了。雖然信內只有壯重的話，好像故意表示冷靜，但是終究和我照常通訊了，可見以前的恐慌大半原是自己底過慮，原是虛驚罷了。爲着她，我不敢不重視身體，我該好好地調養了。我已十分迫切地需要她底安慰，定一定神以後，我當趕去看她，想她仍能好顏對我，仍然和我談笑，並且一道去玩，一道吃東西，接受我底錢。

我底生命的小花洋！你必仍然和我要好，救我呀！你必要安慰我呀！

我如病中惡夢初醒，

雖仍感着疼痛的難堪，

但已醒覺，

明白尙在人間了！

二姊！這本日記到了這裏已經完了。爲着偷看，多鈔不便當，可是重要的我都摘上了，只是小花羊底真姓名和住址依然不明白，這大哥在日記上也曾提及，說是因爲未得她底同意，怕她不願意，所以不明白寫出，原是絕對愛她的表示。以後的事究竟怎樣，我想他一定還有別的日記本子，大概也放在牀頭裏，或在鎖着的抽屜裏——他有一隻抽屜鎖得很牢，無法偷看。暗察大哥底神情，雖不絕望，但也難以樂觀的樣子；雖然不大樂觀，却是很有希望似的。如果再有發見，自然當即再告你，大哥身體已漸健，務請勿念。祝你
快樂！再祝大哥早日成功！

小妹仙英，一月十六燈下。

團扇

窗外園中底桃花早就開謝，碧綠的桃子已經長得鵝蛋般大，黃嫩的柳絲轉成了深綠，顯得很是濃密。桂花樹上抽滿了嫩綠的新葉，在牆角，幾朵紅的月季花，鮮明地開着，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樣子。一個蜜蜂在關着的玻璃窗旁嗚嗚地飛着，有時在那玻璃上朴朴地碰着，好像非常慌忙，非常着急了。飯後仿佛有點酒醉了的他，爲着蜜蜂底迫切的聲音向着玻璃窗探望，順眼在窗外看見一對白胡蝶翩翩地飛向冬青樹，那青光光的葉子隨着風勢飄動，閃躍着銀白的光，很是刺目。他想天氣委實已熱，蜜蜂胡蝶固然已經出來工作的工作，遊玩的遊玩，太陽光也已熱得可怕起來了。

他正在感慨時間底過得太快，以爲冷得可怕的冬天剛過了，炎熱的夏天又快到了。突然房門上響起指擊的聲音，隨即進來了個香瓜臉圓眼睛的中等身材的女子。

說是香瓜臉和圓眼睛，只是在這裏形容形容的，在他，她底臉盤是方的還是圓的，眼睛是大的還是小的，身子是高的還是矮的，早就莫名其妙地忘却，只覺得，如果說美，她就是惟一最美的，如果說可愛，她就是惟一最可愛的；而且，在他自己，認爲快樂的幸福的事是只有三種的了，就是，一是和她會晤說話，二是爲着她做事情，三是看她底信和聽她底電話。

一見着她，他馬上忘却了剛才看到的蜜蜂和胡蝶，可是從她臉上底緋紅和揮着手想散熱的神情，更覺得天氣委實已經很熱了。

『你是走來的麼？』他不由得現着可惜她的神情着急地問她。

「是的呀，因為剛才在一個同學裏轉了轉，從那裏到這裏來已不遠，車夫又想敲我竹槓，所以決意自己走了。可是天氣實在熱得太快了，太陽下簡直已像是盛夏，只穿得點薄薄的衣服，竟也走出汗來了！」

聽她這樣說了，他連忙給她倒了杯茶，又連忙從抽屜裏取出一個 *Sunkist* 的蜜橘，她並不喫這個，只在這水果上歡喜地看了看，在他底案位上坐下以後，却從案桌上擎起一本薄薄的月刊雜誌，當作扇子迅速地揮將起來了。

他知道她怕得出大汗，不會就喝熱的茶，因為忙於把雜誌當作扇子搨動，也不會就喫水果。他很想馬上得到瓶冰汽水，也想有把電扇可以為她使用。

忽然，他堅決地走向書櫥，趕緊地打開書櫥門，趕緊地擎起手來

伸向櫥裏隔，可是他底手忽然中止了，懶懶地縮回，懶懶地關上書櫥門，也就懶懶地踱開書櫥，猶豫地踱了幾步，就在窗前徘徊起來；他底視線雖向着窗外，可是緊皺眉頭，一望可知是在苦苦地思索的。

她接連地搨動着書本，換了隻手捏着搨，更加用勁，響起拍拍的聲音來了。他聽了這聲音就向她旋轉臉來看她，躊躇了一下，突然飛快地離開窗前，又堅決地走向書櫥，不久就從櫥裏拏得一把象牙柄的紗團扇交給了她。

她接着了扇，雖丟掉了書本，却並不就搨動，細細地看了看繪着的花卉，是一叢花草和幾隻胡蝶，就看着他詫異地問，「怎麼你這樣趕早，天氣剛剛熱起來，已經預備好了這種扇子了？」

「唔，我想把這扇子送給你，好麼？」

「哦！怎爲不好呢？只是你給我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我却沒有什

麼可以報答你。」

「還要什麼報答的麼？只要你肯接受，這不就是很好的報答了麼？」

「你又來說這樣的笑話了！」

「並非笑話，我這話倒是確實的，只要你肯接受，我就感到安慰，你想，安慰不就是很好的報答麼？」

「可是你剛才去把這扇子從書櫥裏拏出來的時候，爲什麼要那麼躊躇那麼猶豫的呢？你剛才不是躊躇着猶豫了好久麼？是不是因爲你原想把這扇子送給別人的緣故呢？」

「你爲什麼要這樣推測的呢，除了你還有誰是和我這樣託熟的？我不送你可以送誰去呢？剛才我躊躇，只是因爲正在考慮要不要馬上交給你罷了！」

「那末你這扇子本是爲着我去買的麼？」

「可不是？」

「扇面上底花卉呢？」

「也是專爲着你特地去請人畫來的。」

「是誰畫的呢？」

「不是有着署名麼？這人倒是很有聲望的呢！他是不大肯給人畫扇面的，給我這樣畫了是很難得的呢！」

「李光燾，是不是？燾字看不大清楚。」

「是的呀，他不是很有聲望的麼？」

「可是，哦！怎麼他在這裏寫着一九二五年秋繪的呢？你看，這裏不是寫着「一九二五年秋」麼？」她驚異地說了，就把那團扇擎向給他看了。

他並不去看扇面，也不作聲，只是顧自緊皺起了眉頭，現出了措詞爲難的神情。

『現在已是一千九百二十九年，難道這是四年以前畫的麼？現在還只初夏，這裏明明寫着秋，可見這確不是現在畫的了。這究竟是怎樣的呢？』她追問。

『是的，這確是四年以前畫的。』靜默了一下，他突然承認。

『可是四年以前我們還沒有託熟，簡直還沒有什麼來往，怎麼你剛才說是特地爲着我請人畫來的呢？』

『哦！』他思索了一下回對，『這可以這樣說罷，就是，這把團扇我是爲着我所最愛慕的去買來，並且特地請人去畫了花卉，現在你是我所最愛慕的，所以說是特地爲着你去請人畫來的了！』

她不作聲，似乎沒有聽明白，想從思索領會他這意思。靜默了好

久，他才補充，『索性把我以前的事和你說個大概罷，是這樣的，那時我是在學校裏教書的，沒有了課的時候就到各處去走走，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一個女子，是朋友底同事，她底姓名無須說明了罷，總之我已一心一意地愛了她，她也似乎已經愛了我，還在初夏的時候，我買了這把團扇打算送給她，爲着考究點，我就去請李光燾畫點花卉。畫家總是要延擱日子的，等到畫好已經是秋天，她早就無形地和我絕了交了！』

『爲着什麼絕交的呢？』

『莫名其妙，如今莫名其妙。放暑假的時候還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她回家去，我還買東西給她，送她上車子。可是從此就不再見面，接到了她報告我到了家的信以後，就連信也沒有了。我是仍然每天都去信的，後來掛號，雙掛號，連去快信，可是，人固然不再回』

來，信也如今沒有了。當初還以為是生了病或者有了意外的事的緣故。可是託人去探聽，她仍在教書，只是換了地方。」

「究竟為着什麼呢？總有事由的罷，憑空怎麼會得這樣的呢？」

「可是我實在莫名其妙，最後我去掛號信，無非要她和我說明反臉的理由，但也毫無回音！」

「有這樣忍心的女子的麼？」

「你以為沒有的麼？她却確是這樣的。——再說我對於這團扇，你猜罷，我是怎樣感想的呢？」

「你看着是很心酸的罷，因為恨了她，那個女子實在太忍心了，你也就討厭了這團扇了吧？」

「可是我並沒有恨她，老實說，我對於她如今不會有過不好的感想，我只是為着自己悲哀，因此使得我膽怯，所以三四年來，我是不

敢輕意和女子來往的了。這扇子，如今是最能使我感動最能使我興奮的東西。每次看到或者想到，總就這樣想的：這是給我底惟一的愛人的東西。剛才我雖然決意去把牠拏出來了。可是一碰着了這象牙柄子，想到了往事，我就失却了勇氣了，所以我就中止，躊躇起來，猶豫起來了！」

「有這樣固執的人的麼？她這樣忍心待了你，你却這樣癡情的麼？」

「但我確是這樣的了，總之我對於這團扇是非常鄭重的，我是始終認為只給惟一的愛人的。但是——我就直率地說了罷，我底惟一愛慕的底印象已經轉變了，現在這對象就是你了，師敏！你肯爲我犧牲，照我所期望地接收我這團扇麼？」

貓和蝶

貓覺得他底心房裏充滿了猛烈的火。這樣的情形，心房裏有着這樣多的火，而且燒得這樣猛烈，他從來不會有過，而且也不會想到過，沒有經驗實在也是難以想到的；但是這火似乎還在不絕地擴大起來，正在不絕地燒得更加猛烈起來。不消說，這使得他非常興奮，使得他全身都緊張了。

貓很知道，他底心房裏燒着這樣的火完全爲着那胡蝶，只要和她一接觸，他底緊張立刻可以轉成緩和，而且舒適起來，非常甜蜜地舒適起來了；但那胡蝶只是願自飛舞在空中，若無其事，並不讓貓去接近，而且也沒有將要讓他去接近的樣子。

『咪嗚，咪嗚！』貓向着胡蝶迫切地叫，表示愛她並且招呼她。胡蝶仍然顧自緩緩地飛舞，似乎沒有聽到貓底呼聲。忽然，她打了個折飛，很快地飛向貓底一邊，似乎剛才貓底呼聲實在是聽到的，只是一時決不定要否接受他底愛，應他底招呼，正在猶豫，所以假裝不會聽着；考慮的結果決意親近他，所以飛向他去了的樣子。可是還沒有到貓能撲住她的地方，她又忽然一個折飛，飛向貓底反對方向了。這在貓覺得她本想去親近他，因為近看以後怕了他，所以臨時縮回；也像她實在不會聽到他底呼聲，只是信趨向他飛去，等到看見了他害怕了，所以趕緊飛開。

貓以為胡蝶近看了他才折回，有點看不慣他底神情是無疑的了。又以爲身上底緊張總得設法和緩，惟一和緩的方法就是和胡蝶接觸，只好設法補救，就盡力表示溫柔，向她輕聲地叫：『咪呀，咪呀！』

胡蝶飛得很快，忽然向東，忽然向西；方向雖然不同，不接近貓却是一樣的。她對於貓底溫柔的呼喚，固然沒有像貓所預期的馬上投向他底懷中，也沒有什麼別她表示，若無其事。貓想叫得溫柔，聲音輕了，不容易使她聽到，刺激力也就薄弱，當然難以收效。於是他換方針，加重聲響再叫，於可能的範圍內，仍然盡力表示溫柔。

胡蝶依然只是顧自飛舞；但當貓正爲着他底呼喚感不動她愁慮得悲切的時候，她突然向他飛去了。可是這結果，只是使得貓更感到失望，因爲她又突然離開了他，好像貓底神情真地使她看不慣，即使她由熟慮以後決意去親近他，也是難以忍耐的樣子了。

貓失却自信力了，連忙跑到荷花池旁，站在沒有荷葉遮着，也沒有水草浮着的一邊去觀照他底臉相。他覺得他底圓黑的眼睛雖然不能算得十分清秀，却很顯得雄武；高大的鼻子雖不能算得伶俐，却是個

多情的表現；總之，依照大體，雖不能算是完全美好，却也沒有什麼缺點，可以對付，無須因此憂慮。

貓想他底臉雖不算壞，可是表情很要緊。如果表情得法，即使臉形不大好，也可以使得看的感到愉快；否則即使臉形很好，也就不能顯得美好了。

爲着觀照試擬的姿態，貓又伸着頭去看池水。他底視線接觸了水面，却先看見了翩翩飛舞着的胡蝶底倒影。他知道胡蝶已經近了他，連忙仰起頭來，果然，那小小的美麗的身軀已在他底頭上，幾乎就可撲住了。但一經他底注視，她馬上離他飛去，却飛得並不遠，正當剛才所有的距離。

貓知道胡蝶雖然不肯就此讓他親近，却也不願離他遠去，且要於暗中接近他，她實在也是愛他的；因此他感到甜蜜，也覺得安慰了。

點，可是更加興奮起來了。

貓推測胡蝶不就接近他的原因，以爲不外這三條；一，還有懷疑他的地方；二，她怕羞；三，故意使得不即不離，藉此玩弄他。他認定這些都可用急進的熱情去攻破，其實就是明知無法攻破也是要盡力攻一下的了，因爲他已迫切得再也無法忍耐了。他就向那胡蝶咪嗚咪嗚地大叫了陣，又咪呀咪呀地細叫了一下，盡量地表示雄壯，也盡量地表示了溫柔，總之表現得非常迫切了。可是胡蝶依然只是顧自飛舞，有時左右來往，有時繞着貓打圈子，雖然並不飛遠，也並不飛近他。

貓向着胡蝶底一邊跑，隨即跟着她到東到西地亂跳。他追到東邊時，她飛得更東；追到西邊時，也就飛得更西。到了園地底盡頭時，她却並不飛得更遠，只是飛高了空中，使他依然撲捉不住，隨即轉變

方向又在園中低低地飛舞，仍然離得貓很遠，使他追不着她。

貓感到失望，也覺得疲倦了，但他並不灰心。他想剛才他在池邊時，胡蝶自動飛近了他，再到池邊去，或者她又會這樣幹的；就到池邊去後，至少也可以證明究竟是不是這樣的了。站到池邊以後，他也就重行觀照起自己底臉來。過了好久不曾見到胡蝶底影跡，他想這推測原屬錯誤，剛才她飛近他原是偶然的事，正在不耐煩，突然在他頭頂底影子旁出現了玲瓏的胡蝶底倒影，隨即翩翩地移動在他頭臉底四周。他想一舉捉住她，聚精會神地準備以後才仰起頭來旋轉身去，可是胡蝶似乎也早有了準備，突然一個折飛，在貓底身後很遠了。這使他更興奮了，憑着反射作用地猛力跳去，她只雙翅一顫抖，飛高了，他撲了一個空。

胡蝶在空中緩緩地舞着打圈子，因為離地遠，貓撲她不住，只得

跟着她也走圈子，希望她忽然飛近地面，或者偶然被風吹將下來，使他可以一撲捉住。

胡蝶彎着曲綫打圈子了，因為跟着她，貓也就彎着曲綫走圈子，因此他碰着了很多的有刺的玫瑰月季之類。玫瑰月季之類底刺刺傷了他底四肢和身軀，刺傷了的地方滲出了鮮紅的血，並且疼痛起來，並且因為用久了力，全身出着大汗了，胡蝶却仍不會飛近地面，並且也沒有將會飛近地面的樣子。

貓更覺失望，也更覺得疲倦了，但他仍然沒有灰心，他想爲着愛是應該出力的，爲着胡蝶受點痛苦原是應該的，這種痛苦原是蜜甜底預兆，受到這種痛苦是可以安慰的，等到獲得了這痛苦底結果以後，回想起來，也就成爲愉快的了；只要能繼續進行，總有獲得結果的時候，他只好勉力進行，盡力進行。

胡蝶依然打圈子，却飛得離地更遠，而且似乎還要遠去，就是偶然被風吹下一陣也是捉她不住的樣子了。貓已感到絕望，也已疲倦得再也提不動四肢的樣子了。他設想不起愛情底甜蜜了，只覺得正在困窘中。而且因為無力注意，碰着了一塊石子，他被撞倒了。頭頂觸着了石子底尖角，他痛得暈去了。

疼痛的感覺刺醒了他，可是依然疲倦得無力站起身來。他想這樣躺着也好，反正窮了力仍然得不到效果，不努力也只得不到效果罷了。

躺了好久，貓覺得只是增加疲倦，更乏力了，而且好像呼吸正在漸就微弱，就要斷絕的樣子。

貓覺得只有一睜眼的體力了，用去了這一點力就得死去的樣子了。他想這力不能亂費，應該用於最適當的地方，就是再看一看胡

蝶，看一看她底窈窕的身軀，美麗的色彩和玲瓏的姿態。他以為這樣實也足以自慰了，就是懷着她底印象死去；反正就是實行得着了，也只能這樣罷了，

貓用着僅有的體力睜開眼來看天空，可是胡蝶底影跡一點也看不見。這失望使他深深地悲哀了。他覺得已經將要完全無力，以為死了不妨，但是總得安慰着死去；他想只要把固有的胡蝶底印象幻數回憶起來，也就足以自慰了。他決意收攏眼臉，把僅有的體力如數用在回憶，正要實行，他順眼在花旁看見了胡蝶。當初他以為這無非幻象，又以爲是錯覺，可是再三細看，終於使他知道確是真情了。

貓因驚異重行興奮起來，也就覺得增加了力。他想像胡蝶這樣可愛的，只是一隻腳也就值得不顧一切地「流連」，有着這樣可愛的在面前，決不能就此死去。

貓看着胡蝶翅子底緩緩的扇動，愈加興奮起來，也就覺得更增了力。她停得並不高，離他也不遠，突然，他猛力一跳，憑着本能地向她撲去了。

停着的時候胡蝶顯得很安閒，似乎並沒有什麼準備。可是到貓撲向她去，她立刻鼓起翅子，騰上空中了。

貓雖然撲了個空，可是他在胡蝶停過的氣圈中聞到了一陣她底香味，這使她感到舒適，使他回復了體力，使他底緊張着的心弦緩和了。但這刺激原如煙或酒的興奮劑，不曾喫慣本不要緊，一上癮就非繼續不可，過了些時候就有重行刺激的必要了；他又感到乏力，心弦也又不絕地緊絞起來了。他很需要馬上再聞一聞她底氣味，她却只是顧自飛舞在空中，飛得很高，距他也遠。

貓覺得他底身上似乎什麼太多了，也像是什麼太少了；總之不調

和，非常不調和了。他想只要和胡蝶一接觸，只要略一接觸，愛情的電流通，立刻可以調和起來，而且非常舒適。這他雖無經驗，全憑設想，却覺得很有把握。他又想，找不住她，只要在她底周圍聞一聞她底氣味，雖然不能完全滿足，總也可以舒展一舒展肺葉，寬一寬心弦，使得原氣恢復起來了。

胡蝶依然只是顧自飛舞，不飛近貓，也不降下地面，使他失望，等候得不耐煩。爲想緩和迫切，他走向花去，以爲胡蝶底香氣大半原就是花底，何妨且從花上謀個安適。可是結果只是引起了不滿足的不快感。

胡蝶飛得離地更遠了，老在一株高大的冬青樹底花旁打圈子，貓想爬樹原是他所善長的，不愁她飛得高，只要她離樹不遠。可是到了樹上，他已冒着險站在很細很軟的枝子上，還是沒有撲住她的可能，

因為她是飛在更細更軟的枝葉旁，距貓能夠站住腳的地方隔着許多空間。

胡蝶翩翩地飛着，飄飄然，漂漂然，忽而折向東面，忽而折向西面，似乎故意任風吹宕，也像是在和風爭鬥，又像有意藉此嬉弄嬉弄貓的樣子。因為細軟的枝葉被風吹得搖宕，貓底腳跟着不絕地顫抖。但他無暇顧到這個，只覺得因為撲不住她，他底空虛已經擴充得很大，而且還在不絕地擴大開去。

胡蝶忽然折向樹下面飛去了，貓想等她飛近了地面，他可趕到地上去撲她了。可是順着底她背影看去，她所飛向的一邊原是滿着水的荷花池，那裏雖然浮着水草和荷葉，却都不是能使他站住腳的。他覺得更加難以撲住她了，也就覺得撲住了她更是甜蜜無比的了。

『只要和她一接觸，就會全身底細胞個個顫抖起來。』因為感得

非常迫切，貓就這樣想着；這樣想了，也就感得更加迫切了。終於認爲再也不能忍耐等候，以爲只要接觸了她，就是只呼得一口接觸過了她的空氣，就是從此死去，就此在荷花池中淹死，也是足以自慰，值得追求的了。於是他看準了她底所在，盡力一躍，同時閉攏眼睛，向着池水跳去了。

門 房

馬先生一想到了就得經過高橋般的山脚，連忙握緊把手，也就用勁踏踏脚。車輪飛快地轉，衝上了斜面，還是進行得很快；到了日本臨士館底面前，雖略緩慢了點，却仍順勢不絕地前進。過了那頂點，車輪突自快轉起來，而且愈轉愈快，嗤地下去，再也無須用力踏動，他只是緊緊地踏住踏脚，把住把手，並且按好了閘車，預防碰着行人或者對頭車子。

當他將要上這山脚的時候，因為已經用勁踏得很久，穿過了很長的新民路，又經過了行人衆多的旗下，身上已有點發熱，額上出着微汗了。這時因為行得快，激動了空氣，他只覺得清涼的風不絕地迎面

吹着，耳旁呼呼地響，有點飄飄然，實在『洩意』得很。

一到『斷橋殘雪』底碑亭旁，他望見了橫在裏湖的新建的橋梁，也就看明白碑亭那邊底木架子已經搭得很高，不由地想，『博覽會委實快要開幕，放鶴亭前底橋固然已經打好了樁，架上了板，頭門底架子也已搭成了。』

車子下了山脚，並不碰着什麼阻礙，愈行愈快地經過碑亭以後，就一氣衝上了斷橋。

過了斷橋底頂，車輪又突自快轉起來，嗤地一直下去，馬先生只覺得是『真洩意呀！』

車輪接連地轉動在白堤上，馬先生領受着湖上底風光，不覺閃電般回憶到了剛才出發時的情形：爲着早點動身，他是本想趕先退課的，不料被學生纏個不了，連那個女的長臉孔也老是問長問短，什麼

『Some和Any底區別是什麼？』『with和by底用法怎樣？』她在女子中雖可以算是長的，但在馬先生底面前，顯得比他底半身高得不多的樣子了。她仰着臉和他說話的神情實也可愛，要是馬先生還沒有把他老同學底妹子林女士認作愛人，或者也就爲着她心跳了。這樣地退了課後，別的學生都已出了教室，她還是問個不了，這固然可以顯得她是很用功的，從旁人看去，也像她是願和馬先生多接近多說話的了。這種情形，很有幾個別的人正在求之不得，委實使人羨慕，但是馬先生簡直毫不介意。這次因爲怕得誤過時間，累得林女士等候，且覺得她是有點厭煩的了。

臨行，剛從教員休息室放得教具出來，正想騎上車子馬上出發，不巧又碰着喜歡談談戀愛問題的同事老周，照例地又向着他大嚷『馬先生看愛人去了：』因此攀談幾句，又耽擱了好些時候。

馬先生一想着了時間已被一誤再誤，不由地用勁接連踏了幾脚。堤上兩旁底樹木不絕地向他迎面跑來，桃樹上已開着鮮明的花，柳枝上已抽着嫩綠的葉。他看着覺得實在可以快樂，以為自己委實年青，而且漂亮，而且能幹，林女士會得把她以前愛着的人撇開，這就可以證明他底美妙了；可是她也委實不錯，無怪一班同事老是羨慕着。他又回憶着往常的事想，『當國文教員的大概是多看了文藝小說的緣故，總是一談到戀愛特別感到興趣的。像老周的雖然有人說他有點色情狂，可是，她，委實值得使人發狂地羨慕呀？——只是元旦演戲的一天，在座的哪一個不稱好；是的，表情固然適切，言語也純熟也清楚，舉動是又得當又大方，好像原是個專門研究了多年的演員，其實練習得不過兩三個星期，這就可見她底聰明了：』

先聽到咕咕的聲音，隨即馬先生看見一輛工務局底汽車從錦帶橋

上過來，車上站着三四個工人，一望而知是爲着預備博覽會而忙碌的。

馬先生爲着避免由汽車揚起的灰塵，把臉旋向外湖，順眼探視，就見許多工人正在用勁打木樁，他雖然不明白這種木樁將作什麼用處，可是爲着博覽會，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他又旋向裏湖探視，對岸沿湖的馬路已顯得整齊，許多新建的房屋已在蓋瓦。在近處，有着許多隻小船靠在堤岸，許多勞動者正在把船中底水泥搬上堤來。又有幾隻小船浮在湖中，是在撿取湖底底浮泥的。這使他想見了這次博覽會規模底大了，知道不但裝點湖上底建築，連湖水也要由此清一清了。

他想等到博覽會一開幕，就得陪伴林女士一道參觀，慢慢地走細細地看。這實在是樁非常快美的事，也是個難得碰着的機會。

行近了錦帶橋，馬先生不期然而然地又用勁踏了幾腳；經過橋頂以後，就又嗤地飛般衝去了。——『真洩意！』

經過了平湖秋月，馬先生就預備停下車來；不久他已在他底目的地了。

『看林小姐麼？』門房見着馬先生就笑嘻嘻地這樣問他。

『是的。』

『可是還得等一等，她還沒有退課呢。』

『什麼？』馬先生詫異地問，『現在不是已經三點半鐘多了麼？』

『是的，』門房認真地回對，『她是在上第三課了。』

『不，』馬先生連忙否認地說，『她今天下午沒有第三課，她在星期三下午是只有兩課的，今天不是星期三麼？』

『是的呀！』門房鄭重懇切地說，『可是現在功課表有點更改了，先生，難道我會欺騙你，你看，那邊揭示處不是新貼了條子麼？——你還是就在會客室裏坐一坐罷。』

馬先生以為坐着等候不如且到湖邊去走走，看看春底景色，反正還有大半個鐘頭空着。他就撫着他底自行車直向中山公園底一邊走去丁。

兩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在馬先生底面前並肩走着，因為談着天，走得很緩慢，漸漸地被馬先生追上了。其中一個穿着軟綢的大脚褲，走一步掀動一下，有點像是風帆。另一個穿着藏青的嘩噠夾袍，袖子長而且大，反背着手臂，一點手指也沒有露着。

『那末你就得搬動了？』穿藏青袍子的問他底同伴。

『是的呀，』穿軟綢大脚褲的回對，『看來是非就搬走不可的』

了。」

『打算幾時搬呢？』

『還找不到房子呢，博覽會實在是厲害呀，不但我住着的要估用，這裏一帶幾乎沒有一處不估去，因此附近連山上的房屋也都被人租定了；瑪瑙寺底早被上海人租去，大佛寺底也已租出了。道村，路太遠，房子也不合式，本是不願意的，可是現在也把租價提高了，而且也已租去了。博覽會真要開死我了呢！』

馬先生聽到這裏就旋轉臉去回顧了眼紀念塔旁的紅磚牆的寄宿所，也就想到自己底愛人也將爲着博覽會從高暢的洋樓搬到矮小的平房去住了。這事他雖早就明白，可是還不會因此討厭過博覽會。他對於博覽一向只是希望早日開成的。如今聽了走在他前面的底話，才知道對於博覽會原也有着怨恨的人，覺得有點奇異，也就放慢脚步，故

意跟着一道走，靜聽在他面前講着的話了。

『現在雖然還可以苟延住着，』穿軟綢大腳褲的慨歎說，『可是房子早被弄得不成樣子了。好好的門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拆掉，却築起了不三不四的東西。像我住着的那個天井裏，正當中築起了一道磚牆，你想這還成什麼樣子麼？』

『這樣辦，房主倒是願意的麼？』穿藏青袍子的問。

『什麼？這你還不知道麼？你以為房主還可以出什麼主意麼？啊！一有違反意見的地方就作反革命論，像我住着的的地方，房主只要留下一間樓房自己用，屢次說情，多方請求，依然無效，總之只有一句話，就是，不服從博覽會的就是反革命的了，房子倒也罷了，限於地點，或者真地無可奈何。可是對於器具用品，也是亂拏亂用的了。因此，我底房間裏，已連稍微好點的凳子也沒有了，說是怕得也

被任意拏去，偷偷地運到別處去寄存了。到了現在，一般房主對於博覽會中底人，雖然敬之如神，實在畏之如虎了。無怪有人常在那裏這樣說，「清共清共，西湖爲着博覽會，却是實行共產的區域了！」

經過了樓外樓，又經過了廣化寺，前面的人不見了，馬先生不由地感慨起來，他想『中國人總是只顧自己，一碰到於自己有了不利的地方，不管這事究竟爲着什麼，怎樣重要，就加以攻擊，反對的。博覽會發起的人，難道故意和人爲難？就是辦事的當局，也總不至於叫人亂拏器具用品，任意稱人做反革命的。只是一般小差役，往往「狐假虎威」，所謂拏得一根雞毛當作令箭罷了。但是也可見辦事的難了。無怪一般世故深了的人，總以爲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好了。』

獨自行走以後，馬先生底步子不覺跨快了。轉了彎，到了西泠橋

畔，兩個閒談着的遊人被她追上了。他們都穿着布底鞋和玄色小呢馬褂。其中一個底頭髮已經花白，另一個手上捏着旱煙筒，好像是手杖。他們都說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口來，同時指天畫地地做着手勢，好像每個字都須費了大勁才說得出口的樣子。馬先生故意緩行聽了好久，才聽得了下面的幾句話：

「真是「燒琴煮鶴，大殺風景」呀！」

「是的呀，有名的花卉爲着博覽會拔去了，多年的古樹，也爲着博覽會斫倒了。還有，許多房屋，本是各有門戶各有式樣的，現在把門都塞住，簡直成了個大包圍了。」

「所以，從前，堤上築了馬路，通行汽車，湖中駛行汽船，東也泊泊泊，西也泊泊泊，我還以爲西湖從此不古，慨歎不了。哪裏知道到了現在，爲着什麼博走會，不但不古，簡直將要完全破毀，整個

地滅亡了！』

過了西冷橋，馬先生看見前面的人已在蘇小小底墳前停下，並且搖着頭，擺着手，吟詠起「油壁香車不再逢」來了。好像有人正在那裏爲着他們喊口令，兩個人同時搖擺，同時吟詠，連抑揚也是相同的。

馬先生跟着他們一道走時，早就感到了氣悶。他們底議論他也覺得只是當然的事，以爲泥古的人總是反對現代的物質文明的。這樣搖頭擺尾的神態又是他所一向討厭的。他就撇開他們顧自走了。

他本想沿着裏湖繞一個圈子，去看一看那裏底工程究已怎樣。可是勞莊面前底馬路還是黃泥塘，過不去，連惠中旅館也走不到。他只得折回，就在風雨亭旁武松底墳前徬徨起來。他向湖面探望，太陽光照得各處鮮明，而且似乎都在微笑，白鷗在水上緩緩地飛舞，而且唱

着細聲的歌曲。在蘇堤上，柳枝隨風飄揚，挑花迎風點頭。他想這樣的天氣，這樣的風光，委實應該和着愛人一道遊玩，他恨不得立刻會見了林女士，恨不得立刻挽住了林女士底手臂，直向蘇堤並肩走去，他盼望她就可以退課，連忙看表，可是還只三點五十多分，知道退課還得再過二十多分鐘。他想活動活動，免得難以挨過這時間；也帶便探望裏湖底情形，就決意沿着通放鶴亭的新闢的路繞一個圈子了。

馬先生推動着車子，正在用勁使得轉上西冷橋，從他底背後大步地走來了三個農民模樣的人。其中一個肩着鋤頭，一個挾着一捆樹樑枝，還有一個提着一籃菜葉，他們對走對談，馬先生雖然不曾明白哪一句話是哪一個說的，可是他們底聲浪都很響，所以許多語意都聽得清楚：

『革命革到現在，總算連老百姓底骨頭都被革出了！』

『一個人等到已經死了，葬在墳墓裏了，本來總算安定了，哪裏知道開起什麼「剝蘭會」來，就連墳墓裏的骨頭也得掘出來了！』

『有錢的人在生前已經享够了福，死了給人掘墳，倒也罷了；可是在亂葬堆裏的總是苦了一世的，盛的是舍棺材，實在已經够可憐了，哪裏知道爲着「剝蘭會」，還要被人掘骨頭了呢！』

『革命黨他們總算革得得意了，高興起來，有趣起來，要開「剝蘭會」了，可是老百姓底骨頭，老百姓祖宗底骨頭，總得顧到點的呀！』

馬先生在這幾十分鐘內聽到了這樣多的反對博覽會的話，覺得他們反對的理由雖不充分，情緒却是很迫切的了。但他到了瑪瑙坡，就見對面依然爲着博覽會忙碌，打樁的打樁，鑿石子的鑿石子。他想只

要有力量的，一般人民反對原是可以不管的，沒有力量，就是很想反抗，也是無從實現的。可是迷信的和泥古的都不會有精密的組織，難有強大的力量。近代文明能够佔據優勝的地位，一半是靠這原理的罷。

他又想，博覽會原不是只爲着本地人開的，一樁偉大事業的成就，總得有所犧牲，難免被一般人怨恨。所以這次博覽會底價值，當等有了結果才可以斷定；如果結果弄了糟，自然也就對不起空被犧牲的了。

到了放鶴亭，亭前底樹木雖被斫去了許多，可是路很平坦了，通對岸的橋已可勉強行走。一個穿着橘皮色的長背心的少女正在那裏一跳一跳地走着，好幾個女子都在岸上笑彎着腰看她。她們他都有點面熟，好像都是林女士底同學，在橋上走着的長背心他更認得清楚點，

好像原就是林女士常常提及和她同班的那個。

從這穿着長背心的少女，馬先生忽然疑惑起來，以為和林女士同班的既已出來遊玩，可見已經退了課了。他連忙再看錶，雖然已經過了四點鐘，可是和應得退課的時刻究竟還差幾分。他想這或者是鐘錶不準了的緣故，或者因為教員早退了。

他趕緊騎上車子，從陣亡將士底墓道過去，噉地馬上到了目的地了。

馬先生在會客室裏等得不久，門房就來回說，『請稍等一等，林小姐就來。』

他覺得在這樣等着的時候最甜蜜，去看愛人，最怕碰不着，這樣，既已有了把握，却還可以獨自靜靜地體味個中底樂趣。可是這時間並不長，不久林女士就在會客室底門口出現了。

「怎麼你今天來得這樣遲？我已等得很久了！你有了什麼事故麼？」林女士現着原想大加責備而不忍責備的神情問馬先生。

「我是早就來了的，三點多鐘就來了，」馬先生回對，「只是在外面等着你。」

「爲什麼不就來叫我的呢？」

「你不是正在上課麼？」

「什麼？今天下午我不是只有兩課的麼？我星期三底下午不是一到三點廿分就空了的麼？你已忘記了麼？」

「不，我倒並不忘記，不是你們底功課表已有點更改了麼？」

「什麼？這話誰說的？誰說我們底功課表已經改過了？」

「門房告訴我的，我叫他去通知你，他說你還在課堂裏，因爲功課表已經改過，你今天下午也有三課了。」

「啊！門房真是可惡的笨傢伙，這種事情也會得弄錯；改功課表只是乙組的事，我是在甲組的，這有什麼相干呢！？」

回鄉時記

七月五日下午四時

兩點多鐘以前還在杭州，現在已是滿眼家鄉底景物。在我初次赴杭求學的時候，只是從家到西興，早喫晚飯開船，第二天早上才能到達，趕快班日船也得大半天。到江邊須渡沙地，過江要由走乏了的轎夫挑脚去搖，逆風更難，往往出險，水漲又得坐牛車，褲脚着水行李浸濕是常事。現在汽車直達江邊，有淺水汽油艇拖渡，兩岸又築好了碼頭，故鄉底交通總算進步了。可是錢塘江，雖像長江底有利，也像黃河底多弊，時刻滄海桑田，水一漲，流就過急；日前八妹遇險，同船的溺死了兩個，我看了日報上底託載，以爲她也已經完了。因此我

這次渡江特多感想，以爲如果她真已完了，將怎樣去對付母親。還有她底同伴，是人家底新婚夫人，如果一同完了，真是不堪設想的了！我又回憶起了以前自己遇險的事；有一次，當時還靠風帆行船，因爲風向突變，船進了水，幾乎翻轉了。又有一次，剛上岸，潮到了，水驟漲，一直浸着了轎裏底坐板，轎夫在水中老是搖搖擺擺，幾乎同被潮水滾去了。

在汽車上，一路所見，新插的稻秧，闊大的芋葉，細簇簇的荸薺草和菱蓬，光青碧綠，疏疏密密，雖然都是一向熟識的，却很使我感到新穎。我和故鄉委實疏遠，而且老是寄寓在都市，和田野太少接觸了。但我究竟不會忘却故鄉底景物，雖然感到新穎，總是一見就認識了的。平時我一想到故鄉總就起反感，過去的故鄉所給我的印象實在太壞了。現在却覺得故鄉實在原是可愛的了；故鄉改變了呢，還是自

已底性情改變了呢？兩者同是原因罷！我在離開故鄉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就是以後對於故鄉，只是地面底一處罷了，雖不故意避到，也沒有必到的預期了。可是現在，我竟希望多日，這樣快慰地回鄉了。或者以為因為在牠鄉有了更大的反感的緣故，但這決不是絕對的原因。也許故鄉其實並沒有什麼更動，只是在我發生了新的關係；彷彿在廢園中，忽然發見了一朵鮮美的石榴花，雖然園中底景物依然，却覺得氣象一新了。但在我，總可以說是故鄉已有了變更了罷！

於小船中。

五時

獨自坐着小船回家，適逢「車且」會，一路時刻碰到戲文臺，

有的正在「跳財神」，有的已在連翻筋斗做武戲，有的還在「敲頭場」。臺下的看客：有兩顆搽着大塊胭脂，穿着青竹布衫高坐在長脚凳上的，有搖着細芭蕉扇坐在烏篷的畫花船頭上的，也有張着嘴巴仰着頭擁擠在「神桌」前的，又有揮着烏油紙扇站在瓦屑堆上伸頸遠望的，依然是我兒時所見的情形，只是男子底腦後少拖了髮辮，嘴上吸着的多由水煙旱煙換了紙煙罷了。又看到泥鱸龍船，撐着水花，划得和臺上底鑼鼓同樣緊張，似乎正在努力爭勝，也像是在盡量嬉玩。但我總覺得只是苦中作樂，無非苟且圖安。這雖未免是我個人底偏見，但我究竟爲着什麼會要這樣感着呢？

從江邊到紹城九十來里，汽車直達，只行得一個多鐘頭。從紹城到家不過十里，一槳一搖，也行了一點多鐘。搖船的是母子兩人，以前兒子還小，只會在船尾作梢，用力全靠母親。現在兒子大了，據說

貪賭，母親依然難於衣食。船中本已有了幾個趁客；搖船的母子既要我獨雇，又要把趁客帶走。因爲一向熟識，我就聽便。趁客聚集在船頭，讓我獨人坐中艙。渠們毫不疑惑地這樣辦，我因趁客無一認識，也就聽便了。趁客喝着燒酒一路談笑，下酒的是香糕頭。我於無意中聽明白，渠們都是魯家莊人。年輕的女子叫做喜有太娘，年老的是六三外婆；兩個男子，一個叫做錢叔，還有一個是木公公。三個人先後恭維喜有太娘，她也很自得意，因爲她不隨便和人私通，只和幾個男子長久來往，而且來往的次數也不密，不像她隣居底濫交。她屢次這樣說，「真地，她們，有福太娘和癩頭阿七底娘，簡直沒有一天沒有人走動，沒有一個晚上是落空的。我可是全不和她們一樣，只是三天裏底一天有人來走走罷了。」她又得意地說，「進城去，我在大路底醬園裏可以白喫到燒酒，在後街底酒店裏也可以白喫到燒

酒。』她又報告，當天有人請她喫湯麵，很大的一盤，又有人請她喫了一大盤楊梅燒。她底丈夫有時淘砂，有時賣黃蜆，晚上還是在外的時候多。有一次，黃昏時候，和她鄰近的閒空人把她底門反扣了，並且把砂石擲到她底屋瓦上去。她說，『他們以爲我已有客了，我就打開窗門來大罵，『你們這班殺頭鬼，你們又想敲大洋角子了麼？我們還在尙屁呢，你們等着罷！』可是那天實在只有我一個人，在房裏，他們捉了一個空，只是空鬧了一場，哈哈！』

又有一次，適巧她底丈夫在家裏過夜，和她鄰近的閒空人又去捉姦了，她底丈夫就趕出屋去大罵。

『喜有開口便罵他們，』她裝作男子底口音說，『尙你們底娘，就是我底老婆真地濫了人，我是這樣老了，又賺不來錢，也無須你們大驚小怪；現在在魯家莊濫人的是不是只有我底老婆一個？你們

何必特地到這裏來做臭牌子呢！」

喜有太娘又不時地輕視而且得意地說，「哼！她們，有福太娘和癩頭阿七底娘都這樣，兩天換一個，三天換兩個，有着大洋角子的都迎奉，沒有銅錢就不理，但是她們也不會買田，也沒有穿整套的綢緞衣服。我喜有太娘，雖然要顧到情義，倒也不會餓死，且已把去年的當頭都取回來了！」

經她這樣說了，她底同伴就都竭力稱讚她，她也愈加得意了。

錢叔是個硬黃臉的長子，六三外婆和木公公都已年老，喜有太娘三十八歲，左邊底眼眶很小，而且永遠緊緊地閉着。臉瘦長，額上有着很深的皺紋。梳着平盤牛污頭，穿着二藍的竹布衫，

六時

到了家底門口，母親正從門內外出，因為看見了我，馬上停住，隨即回轉了。一見了她我很高興，因為她底臉上現着笑容，知道家中平安，並且歡喜我底回去。可是她釘眼向我底身後望了望，就驚疑地問我：『你只一個人回來麼？』

我知道她已失望，她以為這次四妹可和我一道回去，哪知事實又沒有辦到。我回答了『是的，』她臉上底笑容應聲消去了。父親也一見了我就問到四妹，六妹和八妹同因我底回答現出了失望的神情。四妹從為求學去「北京」，直到現在，教員已經當了四五年，整整十年沒有回家了。她也已經幾次決意回家一轉，但在她可以旅行的時候總是火車不通，這次又臨時發生了阻礙。她這次的預期早怕得又生阻礙又不能實行，本叫我不要向家中報告，我也只於和八妹預擬自己底歸

期時信口向她說及，結果多使人失望了。父親大了年紀以後很以子女和他親密與否爲意，因此我竭力替四妹說明，她實早想回家省親，只是時機不巧，又故意多說夏天趁津浦車喫苦，旅行實在爲難，所以不敢多勸她速回的話；但這又引起了雙親底過慮，反使渠們爲她擔心，覺得她回家的事愈不容易實現了。

雙親真地都老了，父親上門牙已只剩得一個，而且也已活動，說是索性等到上牙全脫了去鑲。母親竟已全口無牙了，但說這樣飲食反便了。母親臉色尙豐厚，她一向多牙患，現在嘴雖癢了點，還不十分老相。可是父親，他底牙齒本來算是很好的，現在竟連說話也不關風了！

母親趕忙爲我弄晚餐，父親問明了菜蔬又催她爲我備牀鋪。我回家時父親往往爲着這種事情責備母親，這在他是習慣，在舊禮教舊制

度下要妻服役原也是常事，但在我是母子，實在不安。父親好像不大覺得，屢次使我爲難。我不願在家久住，怕得這種不安原也是一種隱因罷。

七時

雙親，六妹和八妹五個人在一桌喫飯，我覺得很冷靜，因爲和我在家喫飯的觀念不符，往常在家喫飯，總是圍滿桌面很擁擠的。但是雙親都說覺得熱鬧了，因爲近來連在六妹回家時也只一起三個人。父親在給三弟的信中，委實常說寂寞，想往外走。但剩母親一人在家也覺不妥；外鄉生活又爲母親所不願。十二個姊妹，活着的八人中本還只一人出嫁，而且三弟和四弟都已結了婚生了子女，爲着職務，爲着生活，連母親最愛護的八妹，也爲前途只好讓她赴杭求學。雖然各人

離家底決定都爲雙親所同意，渠們却總要爲着寂寞慨歎。

喫着由我買歸的米粉肉，母親說是久已不上口的又喫到了，味道委實不錯。她一向愛喫春宴樓底米粉肉，以前我在家鄉時常乘使買歸。這次其實是在越香齋買的，爲着便道，而且不知道春宴樓仍然開着不。經我說破她才覺得委實和以前的不同；可見她底感味原是感情作用。我並非不願常爲她買春宴樓底米粉肉等物，只怕久留家鄉，我就將連買米粉肉的錢也賺不到了。

天色一暗蚊子就亂飛，可是形體很大，飛動的聲音也大，嗡嗡地響來，容易防備；性情也像比較地忠厚，不像在都市的又小又敏捷，一不小心防備，就被吮去了血了。

喫了晚餐，空中尙留餘光，還能看清楚橫在門前的蜘蛛網。這使我很快地回憶起了兒時的情形，以前父親常在這種時候抱着小弟弟階

我同看蜘蛛，往往把燃着的水煙煤頭拋上網去，引得蜘蛛從屋瓦縫裏趕將出來捉弄。現在連八也已大了。我想如果三弟或四弟底家眷留在故鄉，父親或者又要抱着小孩子來嬉弄蜘蛛，那就不會再歎寂寞。或者這種把戲已由三弟或者四弟來接替。或者他們委實正在這樣玩弄，只是不在這裏罷了。但是四弟這時決不會這樣幹，因我知道他不但沒有和他底小孩子在一起，而且也沒有和他底夫人在一處。渠們雖在同樣地教書，但是各在一校。偶然聚會，連車費也不敢多化，往往步行。盡力節省，結果只能節下供給養活一個小孩子的費用，還靠我弟婦底親屬照顧。無怪有人說『喫教書飯是要絕後的。』雖然也有人說『這究竟比喫革命飯的好點，』因為可免殺頭坐牢監。其實教書也得小心，如果想教好的書，——多掣薪水，少教鐘點，——除非和當局的有情有面，是難免被「通緝」趕走的。

我看着蜘蛛網幻想了多時，網上依然冷清清。

八時

和父親閒談了大半點鐘，當初信口議論時務，後來說到西湖博覽會，終於沒有提到家務。但這一目了然，我們實在各有許多事情想商討，只是覺得一時無從說起；好像尙未成熟的愛侶，常在欲言不語的猶豫中。這雖是個苦比方，情形倒是很真切的罷。我們間有着根深蒂固的愛情，但也發生了牢不可破的隔膜：他所希望我的我不能辦到，我所能做的他總看不大慣。我們委實已經犯了時代病，所悲哀的是我們都已明白時代性，他竭力想諒解我，可是終於看不慣我底言行；我也竭力想諒解他，但也終於不能使他稱心。在事實上，現在我們並沒有具體的衝突，但是我們情感本很濃厚，總覺得不滿足，於無

意中難免感到空虛罷了。

看了父親房內底情形，我真不由地感動。近來他總是用火漆，松香，蠶殼，樹根和煤渣等物堆成種種形狀，桃花源，踏雪尋梅，八仙，三星請壽，麻姑考壽星，鷓鴣漁翁，許多西廂記和紅樓夢中底情形，現在愈積愈多了，各具神態，都富趣味，這固然是他底藝術興致的表現，怕也是應付寂寞的痕跡了罷。他本精習洪武正楷和經書，科舉廢後就畫蘭花，寫魏牌，也雕刻玉石，都已很有心得。晚上總要提着一天疣子夜遊的燈籠深夜才歸，夏夜往往和祖父先後伴奏三弦，琵琶和洞簫。可是祖父死後，家境驟衰，他底興致也就消失，竟故意把多日經營的玉石給三弟等作玩具，任憑散失了。如今他底字畫，在親友底客堂裏倒還常可見到。我常想使他恢復那種興致，也想勸他重興花園，但是無效。既由小康之家墜入了困頓，又無助興的希望，委

實難以使他復原了。近來他雖又用火漆松香等物造成各種意匠，但這只是些案頭的工作，父親底體力委實已衰了！

九時

母親一向喫了晚餐就得睡，可是睡了巴個鐘頭又能照常談天了；現在仍然這樣。我問她現在按月寄歸的錢可够勉強應付不，她一開嘴就報了許多意外的用途。只是房子，東漏西坍。房子舊了實在還是少幾間好，樓板破了，空房可以暫且不補，牆頭坍和屋頂漏要發生別的影響，不能不就修理。但她也就說了自認得意的事，就是壽材已經鋸好了板，隣近都羨慕木料用得這樣好。這實在有點可笑，也是使人慨歎的事。切身問題的住屋還不會弄周到，要到死後才用的棺材倒弄得這樣講究，竟不敢把實價告訴父親，怕得他不以為然。本來以為只有

母親關心這種地方，哪裏知道父親竟也注意這件事情了。據說，做壽材，父親喜歡老做的木匠，母親却要特去另叫專做棺材手段高妙的，因此分成了兩派。父親派的木匠學到，就把均勻而易於鏢開的木頭爭先挑了去。這點母親認為失敗，但她預料做成以後她底壽材一定要比父親底得樣，好看，仍然得意。由此我幻想起許多木匠輪着長柄闊口斧大戰，父親和母親在兩旁督陣；也就以此和母親說笑，她雖被我引得大笑了，但就改調和我說別的事，終於又談到了我底婚事。

『究竟怎麼了呢，』母親問我，『你底婚姻？』

她在牀上帳子裏面，我雖然看不見她底臉相，但從她底聲音，可知她是緊皺着眉頭說的。

『你以為我已怎樣了呢？』我覺得只好暫且這樣回問一，也就這樣說了。

「照八囡說，你在外面的確沒有做人家，仍然獨個人住在學校裏。」

「是的呀！」我不覺應聲回對她。

「但是你總得趕緊了，怎麼你還不着急呢？我是房間早就給你預備好了，那邊底大樓，樓梯已經新換，天井裏底石池也修好了，只等你結了婚一同回來了！」

我想就是真地就能結婚，也不能使愛人久留故鄉。但我不把這意見明說，只這樣回對，「可是着急是無用的呀！我何嘗不想着急，但只着急有什麼用處呢？」

她不回答我這問題，却只顧自另說，「我實在已經老了，家務真地要人接替了！所以很希望你早日結婚了！」

「可是結了婚也未必有益罷，三弟和四弟不是都已結了婚麼？」

這話使她深歎了一聲，我很懊悔多說，可是說出了嘴，已經無法挽回了。

十時

父親給他送點心去時已經躺在牀上，從前他在夜半歸後總還要點着洋蠟燭吟詩或唱西廂記，現在不但體力衰，實在興致也衰了。

他雖然常要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主張，可也一向主張革新，大姊出嫁時就實行不用人抱上轎，——這在故鄉還是創舉——只是要用麻袋鋪地，不使鴛鴦鞋着地面。但是直到現在，雖不明說，總還懷着「婚姻雖可自由，父母之命總得聽」的成見。因此關於弟妹等社交上的事常生誤會使他生氣，往往弄得很苦惱。其實他也很苦心，很不願意干涉子女底自由，只是改除成見委實太難了。

如今他竟也注意起壽材的事來，實在使我驚疑感動，因為這和他素來的行爲很不同，往常他總是爲人着想，少顧到自己的，他在以前委實是個善良的讀書人，只是時代大變了，他底心意一時遽變不過來，弄得處處喫虧，時時苦惱了。但他對於壽材的心理我很瞭解，這原是我感到了空虛的緣故，正如我底心理一樣。這事雖已屢經母親提議，由三弟出力買就，可是我肯因此付去我許多汗血底代價，實在因爲對於父母感到了空虛。我一向反對「孝不如順」，和三弟不同道，以爲應該有積極的孝行，然而現在，既已覺得一切實在無從說起，只好勉爲應付了，阿，空虛！

十一時

四面聯通的走馬樓上只住着我一個人，剛才老鼠不住啜啜地叫，

好像是蛇又出現了。傍晚因爲我問起了燕子窠上插着雞毛帚的原因，母親就告訴了我蛇喫燕子的事。說是一窠燕子在一個晚上連小帶老全被蛇喫完了。怕得另有燕子來住，再被蛇喫，所以特地插上了雞毛帚，使得燕子怕來住。房子破舊，而且住的人太少了，弄得又多老鼠又多蛇，而且隨時出入。我雖不怕蛇，但在晚上，煤油燈底光又不大亮，總也難免生戒心了。

現在室內已連老鼠聲也沒有，在隣近，却四周都有「背紙」的聲音響着。在鄉間，已是深夜，四隣還都在工作，似乎故鄉底人都是很勤勞的了。可是我聽着，不由地悲觀起來，而且非常失望。故鄉許多人都從事箔業，弄得男的除打錫箔只會打架，女的背紙以外連縫紉也不會了。我早就認定這是極大的危機，以爲這事業全靠迷信維持；時代既已進步，有了智識的固然不再燒紙錠，沒有智識依然迷信的也

將被淘汰，所以曾經很爲這事憂慮。如今使我失望的却是因爲這種憂慮原是過慮，故鄉底人雖得苟延工作，但是故鄉底錫箔銷行於全國，可見時代在我國實在是沒有什麼進步的了。

我知道這樣工作着的全是婦女，還都點着煤油水蠟燭。她們並非素性勤勞，只是爲着生活逼迫。本也是農村的故鄉，因爲崇拜生殖力，弄得「人多地狹」，只好趕到外鄉去謀生，却賺不多錢，三千六千的年薪已算是好的，三四個月可有十元寄歸的是難得的了。因此一般婦女不得不連夜做錫箔了。

日間父親和我談到故鄉已行村里制的事；他說明日選村長，他怕要常選。但他決不願就，只是隣長，他只好擔任，因爲同一隣裏，除他已無第二個成年的男子在家，我家以外，又沒有能識字的女子了。

十二時

我已久不在故鄉過夜了，故鄉底夏夜却依然如故：算作「曲蟻做功課」的聲音仍然接連幽遠地響着，天井裏底水缸中也仍不時地發出魚撥水的聲音。可是日常在深夜陪伴我的唧唧的我時計底擺聲也依然在我底身邊響着。近來我很喜歡在深夜靜靜地回憶，幻想，因為這樣才能感到真切的意味。現在我是正在我所時刻懷念，也是我所怕敢想到的故鄉渡深夜了，這在我底預期中，以為可有非常的感想，但在實際，我現在只覺得好像一切都是浮着的，一切原都是空的罷了。計算往事，我雖已經歷了好些兒時所不曾想到的，可是當時所預期於現在的固然不曾實現，而且也不像就會實現起來；却也覺得沒有實現的必要，而且所預期的究竟是什麼，實也已經無從明確地憶起，只是感着不滿足，失望，空虛罷了。

六日上午九時

不知正在什麼時候，夜中忽被雨聲驚醒，於朦朧中慌忙起來，以爲就得趕緊起牀去拏臉盆接屋漏，否則又要被蓆都被弄濕了。定神一想，知道正在家中，雖然掛念存在校裏的東西，却也得意於仍得苟且安睡了。

起牀後我先在樓上各房間踱着看了一周，從新換的玻璃窗和掛着的照相圖畫之類，證明着三弟和四弟都曾有過安居故鄉的念頭，可是現在已連他們底家眷也都遠去了。

中間大樓上依然高擱着亡兄和亡姊底牌位，我一見着就又記起了母親會把我底第一個兒子預先許給了渠們的事；當我兒時，因患重病，母親叫渠們底靈魂特別保護我，就替我許下了這個願。她以爲我

大了以後總可有兒子。這雖是有點滑稽的事，在母親却確是愛子心切的表現。她不能不迷信鬼，因為她不能承認她底死了的子女已經完全消滅了。

十時

下樓以後我先走到母親底房裏，我剛在竹榻上坐下，八妹就用小妹子底態度來我說笑。後來她又拏出我前次回家時用慣了的老脾氣來，就是站在我底腳背上要我把她舉將起來，一直到我底腿完全伸平。母親連聲嚇止，說是「大了！」這「大了！」底意思，大概有三方面，一，八妹大了，身子重了；二，我大了，而且當了教員，沒有像學生時代底強壯了；三，女子大了以後，不該再和男子這樣任意遊玩，所以她很用勁嚇止。但是母親底話還沒有說完，我已接連把八

妹舉平了三次，這才滿足了她底要求。我也自覺得意，竟還能這樣舉起她。終於母親也跟着我們得意地笑了。

同在杭州時八妹常到我底房間裏來，坐下以後她往往露出一段腿來，有時我說她，她反會故意捲高褲給我看更多的腿。有一次我警戒她不該這樣頑皮，我向她說，『像你這樣，在阿哥底面前還不要緊，可是在別人底面前是不行的呢！』

『爲什麼？』她認真地回問。

『人家看了晚上要睡不安定的！』

『爲什麼呢？』她回問得更認真了。

她固然太天真爛漫，年紀實在也還小，又是最被寵愛的最小女兒，實在無怪其然。只是外人不會諒解這種地方，竟已很有人在追逐她，她却依然用着天真爛漫的態度對付。或者這原是常態，只是在做

阿哥的看去，總覺得有點滑稽罷了。

十一時

我不慣喫早飯，母親給我預備了麵做點心。雞湯下的粗條的土麥粉麵，這是在外鄉所常想喫的。只是肚子並不很餓，喫時覺得還可以罷了。可是我就想到了璇卿，因他常常想念這種家鄉麵，比我厲害得多，但是這次沒有一道回鄉。

麵盆中湯料很多，父親却又叫人爲我買了嫩的羊腎。雖然兩人一道喫，因他也一向不慣喫早餐，整個的羊腎幾乎全是我獨人喫的。母親自己愛喫雞和豬肉，就常給我喫雞和豬肉；父親自己愛喫羊腎，也就常給我喫羊腎。這些我也都愛喫，因此我很能感受。我也往往把自己所愛好的去供給渠們，却不能常常使得渠們真心喜歡，因爲我所

愛好的渠們未必愛好着。

偶然會到一個許久不見了的曾在小學裏共班的同學，一經約略說了自己底近況，他就報告我在小學裏教我們英文體操的先生底事。說是他在我們底母校一直教到前年底暑假，十多年間他雖曾加過兩次薪水，可是只加一元，到了前年還只月薪八元，合計全年九十六元。現在他在上海由同鄉會設立的小學裏，薪水也比較多得有限。在他底家裏却已有了五六個小孩子，負擔比前更重了。有人以為上海底生活程度高，像他底收入實在不合算。但他什麼錢也不化，也就覺不着生活程度底高了。他只於放寒假暑假時回家一趟，因坐四等車，當天趕不到家，只化八九個銅子在小飯店裏宿一夜。這位先生本為我們所信仰，我那同學說時很為他表同情，很是憤慨，以為使他這樣喫苦，實在是社會底恥辱。我自然也聽得很感動，却說不出什麼意見。現在我

也教着書，現在社會，像他的恐怕原是一般教書的應有的結果；我覺得實在無話可說！

十二時

剛才去看了一個亡友底家。我和這亡友曾經發生過很高的感情，也已有了很久的歷史。從在小學時起，一直到去年他死時，都可以算是知己的。他比我大得並不多，可是早就結婚，早就生了兒子，也就早早地死了。他底兒子已在小學畢了業，現在已到錢莊裏去學生意。據說以前因為閒在家中覺得苦，常常表示情原去學生意，無論什麼事業都好。可是到了事情已有頭緒，就希望有個熟人在他去的地方。一到就得實行過去，就顯得非常爲難了。到莊以後，竟一連兩個多月，每天早晚都要哭一次。這種情形全由一個住在附近的熟人傳達，

他自己按俗例生意未滿是不得回家的，只是寫信說苦，要求零用錢。可是家中困難，無從應付他。我這亡友本是得了點遺產的，只是一向連他教書所得只够勉強維持衣食；他死以後，又因實行減租，而且因為減租的關係，想把僅有的些少畝田賣去也就無人顧問，弄得非常爲難了。大的女兒本在小學裏讀書，因為這小學底經費大半靠田產，減租以後收入大差，只得多收學費，因此停學了。減租本是好的事，爲着改善制度原也難免有所犧牲，只是憑着當時的情感，使我難免感慨了！臨走我放了點錢在桌上，說可暫作零用，也可去繳學費。但我亡友底妻堅不肯受，終於使我收回。我們本都託熟，互相通融的事原也常有。她現在竟以我自己負擔重也爲難的話堅却，這使我一方想着不能多負點責疑她有點見怪，感到慚愧；但也怕她原是因為這緣故，就是愈在困難的時候愈把金錢看重，就愈不願向人告借，也就愈

不願人憐惜幫助了；這種心理我很能瞭解，因為有着很多的經驗！

午後一時

我拏得衣服走下樓時，順眼在後樓窗上望見一個女子，坐在廊下，正在那裏針繡。下樓以後，從母親知道她就是蓮子姑娘。我早聽得這名字，知道去年二伯母死時，家中人手少，六妹獨人怕敢看守屍體，因為正在舊歷年底，許多人都不願到有喪事的地方，幸虧蓮子姑娘來幫忙，但她也不願走進死人的房間，只在隔間陪六妹，因此六妹跨在門檻上，一隻腳站在死人的房間裏，另一隻站在蓮子姑娘陪着的

一間。

母親說，「蓮子姑娘就快嫁了，所以正在那裏趕嫁資。她底命好像也不大好，今年已經廿六歲了；照八字是應該在廿五歲時就嫁了

的，可是男家似乎不大順常，連去催了幾回才訂在下半年做好日。她常常不高興，現在人也瘦得黃了！」

聽了這些話，我不由地連忙回上樓去再看她，那廊下，却已無人坐着了，只是我就感着幻象，好像一個瘦黃臉的女子緊緊地皺着眉頭，正在那裏擎着手針繡。因為看望得久了，從那廊下底花窗和板壁，我就聯想起了那房屋底主人，——我那堂叔和堂兄，一向在直隸做着「道地的紹興師爺」，本都有名，也都佔着重要的地位。可是近幾年來，因為「大帥」統治之下，在同一縣內，在同一時間，往往縣長有兩個以上；錢糧預徵以後又預徵，只要能够解款，無須詳細結算，公文也無從照例做起，他們都弄得「擱筆」，只得勉強改業。現在我和他們已久不通訊，不知道怎樣了。

二時

母親知道了我正從河門口回來，就和我說日前河底向天，好久連日不開河門的事。這使我回憶起了兒時在淺水中捉泥鰱的事。當時三弟是我底助手，四妹也能從旁幫忙。後來因為染了污水中底毒，腳上生了許多瘡，不敢再這樣。可是在地上，有時竟爬到了樹上，依然玩得翻天覆地。那樣地用勁，那樣地出神，現在只是想想也覺得有點爲難了。但如姊妹能在家鄉團聚起來，就會重生那種興致也未可知罷。

六妹和八妹同時說到暑假中應該備一隻風琴，而且六妹下學期也得去做教員，難免擔任到音樂，要求我當即爲她們買就。我因身邊錢已剩得不多，一時決意不下，她們老是面面相顧。我經仔細預算，覺得還不爲難，就答應一准同道進城去買。她們跳着去預備出門，馬上

穿着好了。現在她們只要一雙風琴，就能寄託希望，高興起來，父親母親好像也還能從壽材得到點安慰。可是我，也不能這樣寄託希望，也不能這樣感着安慰。但願像六妹和八妹的永遠能有寄託希望的地方！

五時

兩點多鐘以前還在紹興，現在又到杭州了。這固然靠着公路底築成，但如汽車「拋錨」幾次，也就不能到得這樣快，可見原也靠着司機的謹慎。可是這只是使我早離了故鄉。

在路上，同車的往返不同，情形也就各異，但我偏重於內心，並不覺得怎樣變化，因我依然在想我愛想的事。

如今覺得故鄉底景物各有強大的刺激力，這種種刺激性，雖非一

定都好，也非一定全壞；我也並非不願感受。只是覺得這樣強大的刺激，要身心壯健才能領受。我願身心壯健以後再回故鄉去，我當爲着故鄉更注意我身心底壯健了！

—— 既像已經發見了朵鮮美的石榴花，雖然依然是廢園，總要使人加意關心起來。但這也是使我更覺抱愧的了！

於杭寓。

七月十八

還在浦場巷，正在預備搬走；天氣非常熱，因為乘夜涼整理書籍零物，直到兩點多鐘才睡，又被東窗底太陽曬醒，一早就勉強起牀，喫了中飯，覺得頭昏腦熱，而且疲乏，我就躺在牀上，剛要睡去，忽被校役叫醒，說是有從拱埠打來的電話，以為三弟又將乘便來看我，捏了聽筒，才知道有長途電話報告三弟，五妹在校病重，要我們就去，三弟叫我無論如何就去拱埠和他討論趕去的辦法，並且必須趁汽車，愈快愈好，免得趕不上輪船。

『是什麼病呢，』我覺得自己也病着，趕去很為難，就這樣無聊地問三弟。

「不曉得啦，你趕快來再說罷！」

「你也不曉得麼？」我無聊地追問。

「一點也不曉得，只好趕去再說了！」

我順手拏得件雨衣就走，三弟說三點鐘有開往湖州的輪船，但我坐着人力車趕到官巷口，看表已經兩點多，汽車望不見影跡，等着的人，因為博覽會發免費乘公路汽車的有獎遊券，看去好像三車子還坐不下。我想就是不爲五妹，也得爲三弟趕先，他是一向膽小，着急不起的，無論如何，總得擠上去，以爲就是要闖禍，也只好冒險了，却想不到特雇一輛小汽車也化不了多少錢。

汽車總算一開到就擠上，可是人擠得太多了，開不快，到後三點鐘的湖州輪船已開出了。

「怎麼辦呢？」

我希望我在路中的時候三弟已想得了辦法，一見着他就這樣問。

『我想只好趕去，你以為怎樣？』

『我想也只好趕去。』

在路中我更覺得自己實也病得厲害，以為三弟如可獨人趕去，我就可以不去。他說他獨人不能去。我又以為既須我去，我獨人去就得了，但他一定要跟去。這是他底常態，也就決定同去了。趁五點班的輪船還早，我和三弟婦閒談，且和姪女玩，三弟預備行裝，把蚊子香，芭蕉扇和好些常備藥品打成一包。

以為寧可在船上等候，萬不能再趕不上輪船，四點零鐘就出發，招商局三弟相熟，先在局內等候，船上兩人佔得一房間。

我把雨衣當作毯子，當初坐着，隨即在分間壁上靠着，後竟不知不覺地躺倒了，三弟站在船舷上，查票的來了，三弟問他，『什麼時

候可以到菱湖？」

『總要半夜十二點鐘。』

這樣的問答在招商局裏已經有過了兩次，但三弟好像還是初次，馬上俯下身來報告我了。

經過洋關略停以後，船就很快地開行，三弟屢次告訴我經過的地名和相關的事情，我隨聽隨忘。

江面闊了，吹來的風覺得有點涼快了，三弟進了艙內，我已舒適了點，也就坐了起來。窗，也可以算是門底板老是被風吹攏，非常討厭，我忽記得衣袋裏還藏着預備裝屏風用的螺釘和頭繩，就取出交給了三弟，他很認真地工作，似乎想藉此忘却一切，也像只要把這個弄好就什麼事都好了的樣子。我也很認真地看他，好像這是很值得希望的。

『我想我們走的時候不必把這個拆掉了？』三弟縛好了頭繩向我這樣提議，『讓後來的人也可以享點便利，也許我們坐這原船回來呢！』

我知道他渴望着安定的生活，當即同意了。

靜默好久，我終於不覺又這樣問了他，『究竟是什麼病？電話上一點也沒有說起麼？』

『是的呀，打電的是個校役的樣子，只說病重，弄不清楚，還說如果趕去得遲，恐怕今天晚上過不去，剛才電話上怕你太着急所以不提，又怕家裏底女人太難堪，所以也不說起，其實恐怕已經……』

『我也這樣想，』我接着說，『且也早就猜想到這一層，我本想叫個醫生同去，但不知是內病還是外症，一半也因為怕她實已不行，所以沒有實行。』

『總是凶多吉少的了，我憑空覺得很不好，』說了他把眉頭皺得很緊了。

『情形的確不大好，不過——』我聊以自解勉強安慰他說，『十多年來，我不知已經碰着了多少困難的時期。』

『像四弟在「北京」患傳染病的時候，前年我自己病的時候，有一次璇卿病在上海，和在輪船上火車上出險，當時都覺得已經絕望，可是終於好像只是做了場惡夢，雖然一回想到還要不自主地害怕起來，究竟都還活着，希望這次也就這樣罷了！』

『自然也希望這樣，可是萬一——』

從不知道病因，我疑心到了自殺或者被害。我覺得像五妹底性情的確要防自殺；近來她底友誼上多糾葛，被害確也要防到。我愈想愈猜疑起來，就和三弟這樣說，『到後我們當先仔細察看一徧，身子

上有沒有疤痕，房內有沒有不是日常應備的東西，再問校長，再問校役，由我去問，一個一個地問，在我詢問的時候你在門口守備，不要使得第二個人聽見，看各人所說的是否一致。」

經我這樣一說，三弟現出非常悲觀的神氣來了，我却因已把這些話說出了口，覺得舒適了點，我就改爲樂調說，「也許原只是霍亂吐瀉等一時的痧氣，等到我們到後已經會說會笑了也未可知。」

「最好是這樣，我希望的確這樣！」

三弟說着笑了，却像是故意的，勉強的。我又說，「其實也許連一點小病也不曾有，打電話的原是五妹渠們底仇人或者仇人所教唆的也未可知。」

「你竟這樣想着了，」三弟認真地笑了笑說，「這的確要防到，從前大舅舅不是有過這樣的事，那竟是報死。」

「是的，」我趕緊補充，「前年南京也有過同樣的事，也是東浦人，那只是因為要求介紹職位沒有成功，也就假報了死，弄得家裏哭得亂七八糟。」

「真是惡作劇！」

「但我希望這次也只是這樣的惡作劇！」

「如果真是這樣的惡作劇，總可以由五妹渠們自己推究出那人來了，現在我並不願意責備那人，且願意請那人喫一餐酒，你也這樣想麼？」

「當然，我們當把預備着的錢化在請客裏，雖然是仇人，却是非常希望的了！」

天色漸暗，吹來的風也更涼快了些，好久都不作聲，似乎推測已經有了結果，一定是仇人假報，無須疑議了的樣子，直到茶房送飯

來，三弟才開口又問他，『菱湖要什麼時候可到？』

『半夜十二點鐘。』

茶房說着顧自走了，三弟照樣向我重說了遍，好像茶房底話我不曾聽到。

飯菜並不好，花樣却很多；我覺得好像喫了就得上戰場，以後怕再沒有正餐的機會，以爲不得不勉強多喫點，同時也好像就得經過黑水洋，風波正在漸漸增大，如果多喫就要吐的樣子，終於只是隨便喫了點。

天墨黑了，人聲也少了，船旁水聲愈響愈清楚了，我不由地默想起五妹底生平來。祖父死後由兆齡底娘抱着的她，含着飯叫哭的她，由成章轉入明道在陶家梳起辮髻繫起了裙的她，在大方伯看我的她和在蒲場巷看我的她，又想起她在師校將畢業時經濟困難的情形，覺

得她年紀雖還輕，困苦實在已經受了不少，以爲不該就此完了。我爲她感動，着急得非常難堪，却沒有向三弟明白表示。

菱湖到了，還只十一點零鐘，探得去雙開須坐小船，日間三四角小洋就够，晚上要七八角了。我想就是七八元也得去，只要可以去。由三弟要求輪船分局派人領導，彎彎曲曲走過了許多石板路和圓橋，覺得好像正在夢游家鄉。

小搖船左右擺宕得很厲害，經過細長彎曲的小江，兩岸很高，且有許多過樓，引起了幼時從外祖母家回家經過柯鎮時的情形。

出了市梢，江面闊了。於朦朧中覺得水很清，山很秀，且多灣曲，時時感到『山盡水窮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樣子。

風從船頭吹進，很有點涼，且帶着細雨，我覺得疲倦，很想睡覺，我想永遠這樣搖着倒也好，很少勇氣承受到後的困難了。我希望

着幻想到後的情形，五妹躺在牀上，病雖重，當晚總還無妨，決定醫治的方針以後，我和三弟都把膳桌合作牀睡。用書籍作枕頭，兩旁都點上蚊子香；我想只要能夠這樣地睡就好，我很希望早得睡。

經過一橋，船忽停櫓，說是到了，我不覺喫驚，也只好硬着頭皮上岸，且故意說笑裝三弟底膽。兩岸除幾所短小的房子只有桑樹，一點也找不出學校底情形，沒有點着燈的地方，憑空敲了幾家底門也都沒有回音。狗却很多，而且叫得非常厲害。正在徬徨無措，忽有人影從桑樹中閃出，隨即問我們是否由杭州趕去的，說是聽見了狗叫聲，知道已有生人上岸，所以特地趕來領路的。這當初使我喜歡，以為無須再為找不着恐慌，但也就此失望，以為既會有人來接，決不是仇人假報的了！

我們到時五妹雖還會呼吸，但已不會說話。病是真實的病，次晨

三時八分就死了。回來告訴璇卿，他也非常慨歎；這實在使我非常悲感的，只是璇卿底死的刺激在我更強，一時好像是疎淡的了。到了現在，是悲感也就牢據了我底心。

去年這時也正這樣飄着雪，五妹放假回家，到蒲場巷去看我，適璇卿也在我裏，於是同喫中飯。哪知今年這時，渠們都已死了快半年了！

五妹死後五個月又二十九日追記。

在平湖秋月

王元生聽到了咕咕的汽車聲，就不知不覺地避走到路底一邊，因為略一停頓，順眼望見了前面高聳聳的橋梁，也就憶起剛剛經過照樣的一座；加意看了下四周底情形，他才明白自己正在斷橋和錦帶橋底中間，已經信步走得許多路了。

從『到哪裏去？』的自問，引起了他爲什麼趕出校來而且這樣無目的地走着的研究。他本抱着努力用功急進的主義，功課實也繁重，而且下星期又得月考，所以這一天雖然是星期假日，他上午只是比往常起得略微遲點，仍在自修室裏翻英漢字典，演算草；可是一喫過中飯，就好像有個人老在他底耳旁這樣和他說了：『如果不再出去走一

走，不是早早期望着的星期日就要白白地過去了麼？日後出去，如果不請假不是要受處分的麼？「處分，處分？」這不是訓育主任底口頭禪麼？」

他本還想只在外操場看看比賽足球，或者在附近的地方走個小圈子，以為就在校門口小攤上買點花生米或橘子喫喫也是一樂。但在經過會客室的時候，他不由地興奮起來，他看見那裏坐着一對青年，男的是個瘦白的長子，他不認識，女的是他同科的同學，渠們同坐在一張桌子底旁邊，談得很是親密的樣子。他想一般女同學對於他自己，好像是他底身上滿生着刺，也像是帶着時疫的細菌，一見着總就遠遠地避去；不但在他這樣，許多男同學也都受着同樣的待遇，外來的男子她們却殷勤地招待了，這大概是因為有着固有的關係，或者是有名分的緣故。

「唉唉！這種女子是只會走已成的路的呀！」

他這樣慨歎地想了，覺得自己不可以樂觀，以爲多讀點書並無用處，跌球比賽，也無意思，四科專校底校舍他在剛到時雖以爲風景很好，享受無窮，但早就視若當然，這時且已蒙上了灰暗，他再也無心注意，出了校門，順着慣性似地老是信步踱去，就一直到了斷橋底西邊了。

經過了克復金陵陣亡的浙軍將士底墓道，他望着「平湖秋月」，不覺聯想到了這四字底圖解，那主張國語文法非熟習不可的國文教員雖曾說到過這些都是在副位的詞，是把主語，述語和補足語都省掉了的，但究竟應該怎樣圖解，還沒有詳細說過。他正在那四個字底下面站着一畫兩直地打圖解的「腦稿」，突然聽得叫他的聲音：

「元生哥哥！」

王元生應着他表妹底呼喚走向平湖秋月底茶攤，也就看見了他底姑母和姑夫，他一見着渠們就很快地舉起右手來，可是連忙中止，因他記起了自己正穿着滿式的長棉袍，而且對於渠們行軍禮實在不妥當；他也就想起了習慣是一時難改的事：這幾天因為軍訓注重，他碰着教國文或史地的教員時往往不期然而然地舉手行軍禮，碰着了軍訓教官時却仍行點頭鞠躬禮，他很想糾正，但他愈加注意，愈是這樣，正如初學國語的人，碰着外省人時仍要連說家鄉底土話，碰着了同鄉人却會不自主地說「驢水官話」了，不知不覺，自己莫名其妙，因此他推想到一般女同學要避他恐怕也是這種關係的緣故，以為其實是想親近他，因為習慣了避，所以行為相反了，以為是在注意他是的確的了，因為不注意他就不會避他了，愈是遠遠地避他，可見愈在注意他，他樂觀起來了，可是不久他這樂觀就被打斷。

『聽說貴校裏有着——一道高牆，』他底姑夫這樣問他了，『男女同學住室底中間隔着一道高高的牆，這是的確的麼？』

『是的呀！不但高牆，只是高牆倒也罷了，』王元生發洩宿恨地慨歎說，『還有深溝呢，還有很深的深溝呢？』

『在哪一面？在女的一面，還是男的一面呢？』

『兩面都有呢！』

『什麼？要這樣嚴防做什麼呢？難道怕人會爬牆，如果牆會爬，那末溝總也會跳了，而且何必兩面都掘一條呢？』

『不，我所說的溝是指無形的不合理的舊禮教，雖然男女同學了，却仍有着許多隔膜，其實這並非全是牆底不好，只是不能好好地解放，所以我說是溝的緣故了。』

『因為她們女同學多小姐氣，對於男同學老是鬼鬼祟祟，是不是

呢？」

「這固然，可是男同學也還有許多欠自然，他們不是多方去接近她們，就是故意避她們，總之不大自然！」

「哦！溝，深的溝！」

他底姑夫點着頭緩緩地說，同時瞬動着眼微微地笑，這使他突然感到非常窘了，他很知道這位師範生出身當了多年小學教師的姑夫一向向少年老成，一碰着事，老要掘根搗底，一見着農人，總要探問當年的收穫怎樣，還租以後可有多少餘剩，碰見了工人也必探問工資和生括費的差數以及所期望的事情，連商店裏底學徒和庵堂裏底小尼姑也要多方攀談，好像一切的事都負着責任；而且努力做着宣揚三民主義的教育工作，同時也費心思爲着由三民主義的執法者判坐監獄的表同情，在路上遇見了爭鬧的事，就像是個新聞記者，查問明白以後才肯

走。

王元生很怕他這位姑夫對於剛才所說的牆和溝的事也要掘根搗底地說個不了，他已記起了教他社交哲學史大綱的底話，就是男女同學本不包括男女同宿，有高牆沒有並無關係；就是無形的深的溝，在遺老及其忠實信徒遺少們還在社會上有着勢力的時候是不該偏責某一部分底人的，他深悔剛才失了言，以爲他姑夫底瞬眼和微笑原都是譏刺，因想攻破窘他的空氣，他就另作開始發問了，「姑夫姑母，還有妹妹，天氣已經這樣寒冷，怎樣你們還要趕到這裏來喝茶乘風涼呢？」

「哪裡！」他底姑夫迅速地回對，「她們走不動了，依着我早就到了家了！」

「可是如果依着我，」他底姑母趕緊插嘴說，「此刻是安靜在家

裏的，我是主張不出來的；已經起早落夜地忙了六天，正可以休息休息了，但他一定要出來走走，還一定要我們同着！」

『已經整整地忙了六天，如果不再出來走走，不是太少生趣了麼？』他底姑夫又說，『哪裏知道這樣不中用，走了這樣一點點路就要乏力了！』

『什麼？』他底姑母用勁責問她底丈夫，『已經走到了玉泉，又繞轉了孤山，還只一點點路麼？』

王元生很快地感想到渠們雖都有着職業，可是小學教師，薪水不多，所以出外遊玩，固然不能坐會咕咕地叫的汽車，也沒有釘玲鐺琅的包車，只好兩腳走動，難怪乏力；可是終究都有着職業，也究竟是在教育界的，所以還能勉強在星期日一道遊玩。

他底姑夫又在瞬動着眼微笑了，這使得他重行感到空氣緊張，回

復了剛才的窘態。

『現在男女間底隔膜，不但學生間很不自然，就是我們教職員間，哈哈！好像我們男子真能使得她們害怕，只是在上課的時候，總要等到我們男教員都已上了講堂，她們才從房間裏趕到教務處去拏點名簿，却像是怕誤時，高跟鞋皮鞋得得地走得很是有勁，在經過講堂的時候，總要把許多學生底視線拉向門外去！』

他底姑夫這樣說了，得意地注視了眼也是同事的他底夫人，隨即現出勝利的神情，好像是以爲戰勝了他自己底夫人就是戰勝了一切的女性，也像以爲戰勝了女性原是可以得意的樣子，這才使王元生放大了膽，知道他底姑夫和他本是同調的，剛才的疑懼只是過慮罷了。

他底姑母不作聲，他底姑夫依然現着得意的神情。他覺得不好意思多看渠們，就移眼探視他底表妹，知道鑲在她那小小的圓臉上的烏

眼球正在注視他脚上底新皮鞋。他一想到下半身還都是軍裝，不由地不自在起來，可是不久也就釋然，只是看着露在她那墨黑的頭髮下的嫩白的頸子，以爲等到大了以後，一定也是個可愛的『女同學。』

未婚師母

——朱海英！

楊敏生一望見他那從前的隣居就這樣尖銳地叫着拚命地跑去；他底身子還在秋千架邊，他底心却像早已飛到了滑梯旁。他俯着頭，前後掀動着兩手，遠望很像是隻飛着的紙老鷹，脚上拍拍拍，却像是個正在滾轉的皮球。

因為用勁跑，頭俯得太倒了，眼睛老是向着自己底脚尖，到了滑梯旁，已不知道了朱海英底去向。但當他正在四顧探視的時候，肩背上忽被拍地一擊，連忙旋轉頭去，就在滑梯邊看見半面朱海英底紅潤的圓臉孔，一隻黑油油的大眼睛正在那裏不絕地瞬動。

——啊！怎麼你躲了起來？

——哈哈！怎麼你會不見我的呢？你們今天也是放假的麼？

——今天是元旦，怎會不放假呢！難道到了過年的時候還可以不放假的麼？

——真地過年了麼？

——還不是真的了麼？學校裏也放假了，爸爸媽媽也都不去辦事了，今天渠們到了將喫中飯的時候才一道起來呢；難道你們還不過年麼？

——我們，爸爸也算已在過年了，可是媽媽，她說現在只是新花樣的過年，真的過年還要再過一個月。爸爸底過年很簡單，只是分幾張賀年片子，邀幾個朋友喫餐酒罷了；媽媽底過年是要殺雞殺鵝請起菩薩來的，那才像是真過年呢！

——哦！我想今天的確是在過年了，你聽，湖濱公園裏不是又有軍樂聲響着了麼？哦哦！朱海英！今天真熱鬧，還有一種戲法可看呢，像我們的小孩子，只要一隻角子就可以進去了，你角子有麼？

——角子我沒有，我只有一塊洋鈔，你看，這不是塊大洋鈔麼？——這就好了，一塊大洋鈔角子可換十多隻，你很可以請客了！我們就去罷！

——不，這塊大洋鈔我今天不能用牠。我不能就把牠換成角子。——你不肯請我看戲法麼？朱海英！你不要這樣小氣量，將來我有了錢的時候也可以給你用的，我以前，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不是曾經給你用過角子的麼？現在你爲什麼要這樣小氣量了？

——不不，哪裏是小氣量！如果怕得給你用，那就不把這塊錢拏出來給你看了。實在因爲今天不能用牠，我自己也並不想用牠呢！

——爲什麼呢？有了錢却不用是爲着什麼呢？

——因爲這是爸爸給我的壓歲錢，媽媽說：爸爸雖講新花樣，但是真的過年總還要等幾天，這塊大洋的壓歲錢總要過了真的年才可以用，因爲那時爸爸是不再給壓歲錢的了。

——其實今天是真地過年了，你看，旗下旗幟這樣亂飄，這不是表示真在過年了的样子麼？

——可是家裏底女子還在等候過年，媽媽正在預備將來過年的事情，伯母也在預籌；不知道究竟怎樣，難道今天只是男子過年的日子麼？

——不，今天確是都該過年的日子了，女子也得過年了，那天未婚師母在講堂上說得很詳細，她叫我們就在現在過年，她自己當然也要過年了。

——什麼「未婚師母」？

——就是我們李先生底老婆。

——爲什麼不叫她李師母，要這樣叫的呢？

——渠們還沒有結過婚呢；哦！我就詳細告訴你罷，是這樣的：那天師範生來實習，在我們這班裏的是個女的，我們底李先生照顧得特別周到，東奔西走，黑板值日生早擦過了，他又爲她連擦了兩次。我們都覺得奇怪，退課以後錢子清——我們底級長，告訴我們，說她就是李先生底未婚妻，我們尊稱她，就叫她做未婚師母了。錢子清和她住在同一里裏，而且有點親戚關係，所以知道得很多。他說李先生底衣物大半都是她做給他的，他有毛綫衫，毛綫襪，還有毛綫背心，手套和圍巾是無須說的了。別的先生到了冬天老要叫冷，李先生却愈到冬天愈高興的樣子，他委實穿戴得够暖了。她在師範學校裏讀

書的錢是全由李先生供給的。李先生家裏並沒有錢，他在學校裏教書的薪水也不多，但他自己極力節省，給她用得很寬裕，她有軟底暖鞋，也有高絨面的棉鞋，還有專在跳舞時穿的綢衫呢！

——她是會跳舞的麼？她也會唱小麻雀麼？

——小麻雀自然會唱的，她還教我們，她也會唱可憐的秋香呢！

——她也會彈風琴麼？

——自然會彈，她還會彈鋼琴呢，那天師範學校裏開遊藝會我也去看的，她開始冬冬地彈得很慢，後來釘鑼釘鑼地彈得很快了。

——那末她是有點像你底姊姊的了？

——她比我底姊姊能幹呢，也要強壯呢；她底兩條腿真粗呢，來上課的時候地板被她走得動動地響個不了；風琴擺得不對，她只用一隻手，就很快地拖正了。可是唱起歌來，她底聲音是很溫柔的，說話

也是很和藹的。

——她說現在是真地過年了：是不是？

——是的呀！那天她教我們唱祝新年，她說，『我們再過五天就要過年了……』

朱海英靜默着思索了一會兒，他底眼前就顯現出了個露白著臂膊，側着兩頰緋紅的臉龐，正在唱舞的仙女，同時也想見了許多他底母親和他底父親常常鬧架的情形和哄騙他的種種事情。他想像他底母親這種人所說的話委實不能作真，那仙女般未婚師母所說的總不會錯，他就拉住楊敏生底手一道走向變戲法的地方去了。

情 餓

元旦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猶如今日生！

近來我實在太欠痛快了，太難堪了。一年多前我底生活本是有秩序的，安適的，也是覺得有希望的：一到星期六，上了第五時的課總就趕回家去，到時正好喫荷貞給我預備着的水點心，晚上聽她報告一星期中經過的家務，雖然都是零碎的雜事，但在她似乎很重大，也可以聽得很感動。有時抱一下小荷——唉唉！這女兒真不幸呀！因為等候竹英，希望竹英到公寓裏來會我，老是託故不回家去，許久不曾抱小荷了。其實在十次的等候中不一定能夠會見一次竹英，只是白白地

糟蹋固有的生活罷了。況且竹英還沒有到可以結婚的時期，緩緩地等她，將來可有美滿的結果，如果一味着急，或者反要把事闖破的。

我在名義上雖算已經結了婚，但只是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當時我還小，並無主見，我底戀愛意識爲了竹英才活動，我底戀愛她是很正常的，這凡明白的人都得諒解，照竹英有時的談論，似乎也已諒解了這一點，好在依照習俗，我也可以再結婚一次，因爲我是肩祧的；——這種習俗雖得改革，但如嚴守一夫一妻制，我得和荷貞離婚，因爲我們底結合並不由於戀愛，可是無論我底父母，我底繼母，荷貞和她底父母，都可讓我再結一次婚——其實並不是再，真正的結婚才是頭一次；——都不願我和荷貞離婚，這是可從平日的談論知道得很清楚的，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只要竹英願意，將來我們結合，無論在新性道德或舊禮教，都是說得過去的。只是竹英現在還沒

有到可以結婚的時期，反正在事實上，也不便馬上結起婚來；這是新的結合了，總得由我親自經營，總得做了事業，積蓄了相當的錢；好在我一個學期以後就可畢業，在哲學系畢業的一向容易找到職位，在大學畢了業的高級中學和專門學校裏都可以去教書，到政務機關裏去當秘書也可以，一二百元的月薪總容易辦到。竹英要到一年半以後才可以畢業，到了畢業，她也大了，——十八九歲的女子是差不得一年兩年的呀！那時結婚升學都可以了，結了婚再升學也可以，在高中畢了業的謀個職位也不難了。其實這樣正好，我先畢業，一年的時間讓我先去打一個基礎，在南京上海都可以，或者索性趕到有西湖的杭州去。總之，要和竹英結合，該先有一番建設，現在正是預備建設的時期，而且日子已經不多，應該趕緊預備了，到了建設得已有成績，新的幸福的生活有了把握，再明明白白地向竹英求婚，自然容易成功。

了；萬一遭了拒絕，另找愛人安慰，也就容易了罷。我實在不該再神昏顛倒地癡情妄想了；竹英底嚴正的態度是不錯的，將來的結果完全在於建設底成績，現在的竹英底好的表示不能藉以樂觀，她底不好的表示也無須引爲悲感。我當從此靜心努力，切實籌備日後的新生活，使得生活恢復自然，只把希望寄託在竹英裏，引用戀愛意識底活動力來發展學業。再寫一編。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猶如今日生！

二日

如今我最好能够把竹英暫且忘却，只把她當作一般的朋友看待；在她，這樣也是很適當的，她現在需要我實際的幫助，却怕得談愛。昨天晚上我好幾次忽然憑空想着了她，又想寫信給她，都因已經下了

決心，忍耐住了。可是一經睡着，我馬上夢見了她，她實在是可愛的，我爲着怕她就要離開我而恐慌，也就被這恐慌驚醒了。醒後老是不自主地想念她，大半夜都在激烈交戰的苦惱中過去，結果還是任情想念她，這樣才得又睡了一會兒。心理上底作用有着理知及不到的地方，看來我底渴想竹英，緩緩地或者可以逐漸使得疏淡，一時驟然平淡是辦不到的了；醒着的時候雖然可以用堅強的意志故意不想她，一經睡着就作不得主了。但在醒着的時候我總得堅持我底主張，已經兩天不寫信給竹英了。

三日

昨天晚上又夢見竹英，很親熱地在一起，正在高興，我忽然感到這原是夢中的情形，心裏一急，也就醒了。從此直到天亮不再睡着，

覺得非常悲傷：我底情感已被理知迫壓得只能在夢中活動，而且，在夢中也不相信我就得和竹英歡聚，但是渴望和她歡聚，所以有了這樣片刻的夢。覺得我於自己對待得太殘忍了，一般人主張廢止娼妓，禁賣彩票，故意把手淫底害處說得過分地大，我曾經幾次發生過反感，以為這些原都是不得已的變態行爲，百萬富翁誰會去買彩票，有愛妻在一起的哪個願意手淫或去嫖娼妓；生活圓滿的不從根本着想，只知一味消極對付，使得一般人連夢想也無從寄託，片刻的快慰也得不到，實在是非常殘忍的。自己生活圓滿的對於變態行爲不會瞭解，自然引不起同情；我對於自己總得諒解，我懊悔過去的錯誤，我就任情想念竹英一直到天亮。

左思右想，再三考慮，終於覺得只好再寫信給竹英，就是得不到反應，在寫的時候，在寄發的時候，在寄發以後的幾天內，總可以懷

抱一種希望，總可以快慰一刹那，總可以使得戀愛意識活動一下了。

我當繼續寫信給竹英，在她沒有功課的時候仍然等候她，星期六和星期日都等候她，就是等個空，在開始等候的時候總是覺得有希望，可以使得心弦顫動的。——心弦必須使得常常顫動，心弦不顫動就等於死，實在也是要悶死的了，這是在這幾天內我已體味得很清楚的了。回看元旦那天所記的實在只是一時的理想，也可以說是妄想，因為那是錯誤的，是辦不到的。等到一年半以後，恐怕早就悶死了。這是等不來的。現在只好繼續向着她追求，結果不論，成敗不計，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好活得一刻進行一刻，這就是我底生活，否則就把生活失掉了。竹英！我所愛慕的竹英，我必終身愛護你，我希望總有一天你明白接受了我底愛！

四日

昨天寫給竹英的信想她已收到了；後天就是星期六；或者她已在預備來了。我要她預先給我一封信，我底意思是探問她星期六究竟來不來，免得空等，不過不明白說，只要求她先給我一封信罷了。如果她打算不來，總要寫一封回信給我，或者這時正在寫這回信，或者已經寫好寄出，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就可以收到了。如果真地不來，只要有信給我也好，她底魔力真大，我一見到她寫的信封，心弦就會猛烈地跳躍；我在拆看她底信時的情形，如果給人看見，或者會得笑我瘋狂，但如知情的，總會深深地感動。我接到她底信的時候，門房一轉身就把牠放在懷裏，總要閉着兩眼深深地默念許多時候。拆開以後又必先吻許多次，才慢慢地看。我總覺得她底信裏帶來無上可愛的香氣，這香氣能够使我全身的細胞一個個地如數活躍起來，能够使我

快慰得下淚。能够使我覺得所有愁悶頓時都消散。有一次，我在展開信紙把牠放到臉上去的時候順眼看到幾個字，意思好像因為夜已深，不罵了。以前我已被她在信上罵過兩次了，都是因為對她有了過分的親暱話和要好行爲，——她實在不好對付，有時無非多送了她點東西，就會好像污辱了她地大罵我。但我那次仍然感到快慰，以為無論如何總已得着了她的底信了，她會這樣來罵我，總是有關係的了。可是那次其實並不是罵我的，只是把『寫』字寫得太草率，初看好像『罵』字了。因為夜已深，『不寫了』，原是很平常的話，明白以後我真高興得連次高跳，狂放了許多時候。

五日

直到此刻，快得睡了，還是接不到竹英底信。在那封信上盼望回

信她表示可算是够懇切的了，但是仍然如今無效。像竹英的少女真難對付，語氣寬點，就如石沈大海，毫無反應；說得過於緊急就要挨罵，總要說是如果被同學看見了，受人取笑，很討厭。其實這有什麼可取笑？就是有人硬要無理取鬧，也並沒有什麼要緊。我是只要能够得到愛人底安慰，什麼都可以不管，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了。其實也許原只是託辭，她實在還沒有完全發育，還不瞭解性的愛，還厭惡肉感的刺激。但我偏覺得只有她能安慰我，只有她可以寄託我底情感。平心而論，她並沒有什麼特別美好的地方，也並非沒有認為比她好的女性；——我只是需要一個女性作戀愛的對象，藉以發展我底戀愛意識，我也時常碰見認為可愛的女子，但我一認為可愛總就聯想到了竹英，也就以為總不如竹英可愛，因為竹英底可愛是多方面的。竹英我初見的時候並不覺得怎樣奇特，可是一次一次地會面，在月亮下給我

一種印象，在燈光下給我一種印象，在晚霞中給我一種印象，有時給我看到一個側面的姿態，有時給我看到一個站着的後影，種種印象湊合以後成爲個神祕的想象了。我一感到女性的需要總就想起竹英來，她在我底腦中是個女性底結晶，自然也可以說是女性底代表了。

再平心而論，荷貞底身態並不壞，性情也並不錯，如果論面貌，一般人總要讚美荷貞底好，如只論理，我也承認荷貞的確比竹英長得豐美。但我總覺得她底一切都是平淡的，毫無刺激性，碰着她底身子，好像摸着自己底皮肉一樣；聞着她底氣味，好像只是蒸熱了的空氣。但是，竹英底，我只要一看到和她發生過關係的東西，就會心花怒開，一聞到她用過的手帕上底氣味，就會全身個個細胞都顫動。一想到她，就要情不自禁地興奮起來了。

六日

昨天晚上洗了個澡，睡得很安適；老早就醒，也就很早地起牀，煤球剩得還多，但又叫了五十斤，又叫聽差特地趕到東安市場去買了冰糖果兒和醬口條，這些都是竹英所愛喫的。早上到一院去上課的時候，在轉彎角上望見了個紫紅的衣角，我認得，這是在中國文學系的女同學，她姓張，人樣固然可愛，學問也很不錯，許多男同學都在想她，聽說也有教授正在追求她。我也覺得她委實可愛，但是不願和她發生關係，見了她底可愛愈覺得非有竹英不可罷了。

喫過中飯再去上課，叫聽差給我預先弄好爐子，又把房門鑰匙交給公寓裏底掌櫃，以爲或者竹英會得比我先到公寓。退了課回公寓時我是何等高興的，一見到房門依然鎖着就覺得心腔沈重起來。等了許久，同寓的一個個地先先後後都回來了，竹英却毫無消息。本來以爲

她就會來，所以不再寫信，到了五點多鐘以爲大概臨時發生事故，就會打電話來通知我，到了八點鐘，還以爲或者會有電話來補說不來的原因，可是現在，已經十點多了，什麼也沒有。

她不讓我打電話給她，說是要被人取笑。她自己却會打電話給我，其中底理由使人難以瞭解。但我只要她有電話打給我就好，今天等了一個空，只好希望明天了，好在明天是星期日；只要明天她能夠突然來到，所有失望的難堪就都可以抵償了。

七日

一天又都在期待中經過，結果也是一個失望。苦悶的網已密佈在我底周圍，看來我底終局只是數日間的遲早問題了。要是她早就和我明白絕了交，或者我早就死去，或者我已得了救，總之可以痛快了。

但她好像故意給我活受地獄，三收三放似地有時忽然給我快慰一下，可是相隔總要許多時候，使我死也死不去，活也活不好。

我底心弦很像是根鐵絲，她老是把牠一左一右地拗折，現在已經見了裂痕，快要斷了，但她還是不絕用勁地拗折。

我早就不敢多要求她，故意避忌失望的難堪，但十多天內通一次信或者會面一次總是夢的呀，她竟連這一點也不能使我得到，唉！

九日

昨天下午一回到公寓就接到竹英給我的信，她說因為預備考功課忙，所以不能來看我。無論怎樣說，只要她有信來，我一聞着了她信紙上底氣味，總就心花怒開，馬上全身舒適了。她這信是高熱度的火，好像有着輕養吹管底熱力，將要折斷了的心弦上底裂痕馬上融合

好了，我就恢復健康了。從前，我覺得見不到竹英一切都蒙灰暗，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地上處處鮮明。近來她更少給我見面，可是只要她底信一到，也就處處是光亮的了。

因為得着了安慰，我就記起家裏來，我想父母必在詫異，爲什麼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不回去；荷貞必在掛念，小荷也許常在向着門口叫『爸爸！』我以前並非故意把渠們丟掉，只是得不到安慰，一切都已忘却，渠們也被忘却罷了。我趕緊跑回家去，好在今天停課，考試要到明天才開始。我抱着荷貞當作竹英亂吻，真甜蜜！一夜都睡在荷貞底身旁想念竹英，我覺得安適，並且有希望。荷貞似乎也很快慰，也許以爲我對於她的愛情濃厚了，所以高興，但也許和我一樣，她也在把我當作她底想念中的情夫看待也未可知。總之只要竹英能夠安慰我，荷貞也就能使得我愉悅，我也就愛了她，其實究竟怎樣是無

關的了。此刻雖已回到公寓，還感到甜蜜底餘味；我健康，我愉快，這次考試我必勝利了。

十一日

昨天在教室裏考試的時候還覺得很安慰，以為晚上可以好好地預備今天考的變態心理學和社會結構學，等到考完以後大大地休息一下。哪知傍晚在回公寓的時候路上忽又憑空希望起當即收到一封竹英底信來，緊步趕到公寓，一個失望以後就覺得心緒漸漸地亂了，又是心腔沉重，腦筋裏好像佈上了一層膜，也像連通機關閉塞了。書看不上眼，晚上老是睡不着，早上却天未亮就醒了。今天一天都在荒忽中過去，不知道成績考得怎樣壞了！現在仍然看不進書，且更覺無力，明天怕又考不好。考試還有好幾天，有幾種講義都非細看一遍不可，

怎麼才好呢？

十二日

心絃上好像又已黏滿了灰塵，腦膜上也像又已塗滿了膠汁，脹悶，滯鈍，這樣下去，我這次考試將不及格了。我希望竹英忽然來一封信或者電話，罵我也好，責備我也好，只要使我心絃活躍一下，把黏着的灰塵彈去，把腦筋上底膠膜衝去，使我清醒一下，能夠完成這次的考試！

回憶計算起來，這已成了很明顯的定律，就是竹英給我會晤一次，或者一封信，雖然能夠使我從悲觀遽轉樂觀，從苦惱驟變狂喜，可是時效不長，大概會晤一次可過三四日，一封信，就是認為滿意的，至多也只三天可過。過了這時效就會漸漸地難過起來了。

現在又已到了非常難堪的情境，可是竹英不會就寄信來，她也在考試，人來更無望了。從前在這樣的時候，只要看看她底相片，嗅嗅她用過的手帕就會平靜下去，現在手帕上底氣味已淡了，不夠刺激了。

前途不能不顧到，考試總得應付，我非設法喚起我底力來不可，只得趕緊寫封信給竹英，要她當即覆我，就是只寫一個字也好。無論如何，這樣辦了，總可以鼓起我底希望，恢復點我底力了。

十六日

考試總算敷衍過去了，雖不能說勝利，也不致完全失敗罷。可是，星期六早就過去，星期日也已過去了，竹英不但人不來，竟連一個字的信也不來一封。本來這時我已可整理東西預備回家去，或者今

天晚上可且先回去一趟。可是得不到安慰，我哪有勇氣整理東西呢？我哪有心思回家去呢？這樣回家去可有什麼意思呢？我只好耐着心靜靜地等着。

十八日

又是兩天過去了，白白地過去了，苦悶着過去了，家裏知道我早已考完，打電話來問我爲什麼還不去。我含混回對，不知道渠們正在怎樣猜想，渠們希望我早點回去，其實這很容易，只要竹英底安慰一到，我是當晚可以趕回去的。

二十日

又是兩天過去了，白白地過去，苦悶着過去了。家裏也又打電話

來催我回去，這次是父親底口音，說是家裏都很掛念着。要他老人家親自去借打電話，可見已很着急，母親必在擔憂預備給我喫的食物攔得不新鮮，荷貞怕又喫不下了飯，還有小荷，怕在哭着大叫『爸爸！』唉唉！可是也幸而有這樣的情形，才能使我感到點刺激，可以稍稍平下我底心氣：我這樣愛慕竹英，這樣需要她底安慰，她竟這樣使我失望，我當然要報復，當然也要使人失望了。

也許竹英正在忙於整理東西，所以沒有給我寫信或者來看我的工夫，可是安慰我難道不重要？也許她已回了家，以爲我會趕到她底家裏去看她，可是爲什不通知我呢？從前，我到渴念得難堪極了的時候，趕到西城去在她底校門口走一趟也可以得到一種安慰，可是現在已經不够刺激了。如果趕到她底家裏去，就是她就出來好好地招待我，我憑單面的意思趕去，總覺得勉強，得不到多大安慰，仍然要苦

悶的了。我已寫去了這樣迫切要求的信，非她自動來一次，或打來一次電話或寫一封信來，我是不會感到安慰的了。

寒假怎麼過得去呢！

二十三日

我不該怪竹英，除非講性愛，她委實和我很好。像她底年齡，處她底環境，而且她在初中畢業的時候科學太差，許多功課都須趕習；在她可以算是個好學生。她並不絕對否認我底愛情，雖然相隔很久，她有時總也來看我，給我信或者打電話給我，只是在我不能滿足罷了。我也不能怪自己，我追求她的動機，實在起於她底接連來和我親近，要我爲她探聽可考的學校，要我同她一道去報名，要我幫她預備功課，又要我陪着她去考。夏天穿着軟薄的衣服，嫩白的皮膚露給

我看，陣陣的汗香送給我聞，有一次又像是故意地把洒着香水的小手帕遺留在我底案桌上，叫我怎能不動心呢？我也不願因此責備她，在她大概並非存心誘惑我，在她大概只是努力求學，她底態度委實是很誠肯的。——這誠肯的態度呀！不就是使我迷戀她的最大原因麼？

我既不能怪竹英，又不能怪自己，也沒有別的什麼人可以引爲仇敵，但我實在已經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

我已明白，竹英能够使我這樣顛倒，正因爲不卽不離，如果一切聽我自由，早已感到疲倦也未可知。她只是寄託了我底理想的女性美罷了，實際是否符合我所設想的可有什麼把握呢？

以前以爲愈是追求不着總是愈覺得可愛的，追求的時間愈久，經過的困難愈多，滋味也就愈濃厚，所以不惜用大勁。哪知在這過程中，經過一個曲折就要迫進一步，就是得到一次快慰以後，接着難過

起來必要更厲害，因此我愈弄愈爲難，將要疲倦得無法支持了。

二十七

這幾天底過去真難堪，可怪的是也竟能這樣過去了。我必須就死已無疑議，竹英雖然仍無消息給我，但我依然一味愛她。我仍然絕對愛她，我當再爲她努力工作一下，使她不致爲着我非常難堪。等我爲着她死後，照愛與死推測，她將感到莫大的苦痛，所以我必須顧到這一層。

我已有辦法了，一個人雖已到了無路的荒原，只要會走，總也可以前進的。現在我也找到最後的路了，我當………

紅和白

油村在梅山底南面。從西南角彎到東南角一帶都臨鱸江。村中有着許多條小溪和小河，直接間接都通這鱸江；從梅山頂上望去，這油村好像原是網底一部分，小溪和小河都是網絲。在天剛下了雨的時候，梅山陽面底水彎彎曲曲地經過這些小溪和小河，流入鱸江，其間發出許多聲音：有的像高唱，有的像低吟，有的仿佛歡笑，有的却似哭訴，也有像細語的，也有像狂吼的，變化很多，各處不同，總之喜歡水聲的無論懷着什麼情調都得找到一處徘徊着。

因為出產鱸魚，所以叫做鱸江。其實鱸魚只是以前的自然出品，早就不是主要出產，如今鱸江分段築筴，隔成許多魚蕩，春間由蕩主把一兩寸長的小鱸魚放入，到冬季就有兩三斤大；不但足供全油村食

用，還可以運往各地，曬成乾，也做成糟魚。在冬季收穫鮭魚的時
候，如果連帶捕起了鱸魚和鯉魚鯽魚等，只給捕魚的當作額外的勞力
底代價，不歸蕩主，因為這並不是蕩主用了資本所養的，和鮭魚比較
起來，數自也是很小的了。鱸江底水四時都很清，放在玻璃器裏，可
以從玻璃器底這一邊看明白那一邊有沒有污跡。從鱸江望梅山，可以
知道那是全汕村底屏障，也是美妙的點綴品。梅山底名稱是因為山上
多梅樹，蠟梅素心紅心的都有，春梅種類更多，紅的，白的，單瓣
的，複瓣的，枝幹自然的，彎曲盤旋的；這些都是到了那裏很耐細細
觀賞的，還有使得遠處醒目動聽的，是許多盤着頂的老松樹，不時地
發出歌唱般的松濤。在冬季，只要穿上了綿衣就不會再苦於冷，松樹
固然常綠，梅花固然先後怒放，就是草地，衰黃的時期不過兩三星
期，到了十二月中就漸漸地萌出嫩綠的芽來了。

在春天，小溪小河底兩岸，無非由翠綠的柳絲映襯粉紅的桃花。如果貪在那裏觀賞苜蓿底紅花，聞薔臺底花香。聽黃鶯底啼唱，那是容易被飄雪般的柳絮偷偷地打扮成白頭的。

一到夏天，各種花叢中都可以看到蝶底狂舞，聽到蜂底細唱，田間又可以聽到蛙底高歌。天氣並不大熱。却有着甜蜜的西瓜和鬆脆的沙瓜，都是可口的清涼劑。又有水紅菱，鞭笏和絲瓜，都是鮮美的小菜。

這時河旁溪邊底楊柳依然碧綠，雖然看不見了粉紅的桃花和荷花，却顯現了血紅的楓葉，還有棉絮般塵拂般蘆葦底種子。河面浮着菱蓬，水清得游着的魚條條可數。連晚稻也已黃熟，許多農民正在忙於收割，空氣中陣陣地漂着桂花底香氣。

學校裏正在上午前最後一級的功課，趕早的農婦已做好了飯菜挑

着送往田野，工廠裏底勞動者也在等候放午工的汽笛了。忽然，猛烈地轟地響了一聲，隨即玻窗上發出細碎的聲音，地皮也好像波動了，行走着的覺得跨不穩步，坐臥着的也不安定了。四處底狗應和狂吠，本在窠中的鴿子逃向空中亂飛，本在飛着的連忙躲進窠中。許多小學生在上音樂課，正合唱得非常高興，遽然中止，好像什麼樂器斷了惟一的弦線。許多正在做飯的廚人，一聽到這響聲就不顧一切莫名其妙地跑到門外，任憑飯燒焦，菜煮得過爛。

幾個正在田中割稻的農民順着聲音望去，看見在梅山底一邊有着縷黑煙直向天空衝上，他們就不期然而然地結成了隊趕去，慌忙得連鐮刀也忘記放下，都依然捏在手中；許多正在路中徬徨在門口驚慌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也就不約而同地都跟着他們跑去了。

發生變故的地方原是梅山東脚底墓地；趕去的人一到附近就聞到

濃烈的火藥氣，可是更近了，就又聞到一種異常的氣子，有點像烏焦臭，也有點像血腥氣。墓地中底一穴墳破裂了，去看的人雖然都是用勁跑去的，却不敢近去仔細觀察，只是環成了幾層圈子，各自用手捫着鼻子遠遠地探望。

里長由人領到了，但他底辦法只是叫人趕緊去報告村長。

不久村長也到了。環着探望的人也已看明了大概的情形，就是雜亂的石塊和泥塊之間，零零碎碎地躺着兩條腿，一隻手和幾根枯骨。手和腿都是新鮮的肉體，且裹着布片，枯骨却是雪白的了；『這些怎麼會連在一起？』這就成爲當時議論底焦點。

村長和里長探望着討論，過了許多時候，還是得不到結論，好奇心研究心以及處置爲難使得他們興奮，大了膽子，也不怕髒，他們直踏攏去仔細查察，可是愈弄愈糊塗：首先使得他們注目的是一條雪白

的大腿骨，是枯透了的，這枯骨上染着許多點血，那小的血點雖已有點凝固，變成紫褐色，可是大的幾點還紅得鮮明，也還是液體，顯然是剛從活的生物上流將過去的。隨即他們在被石子壓着帶着布片的手臂旁發見一個枯了的頭骨，只有五個深深的孔和一排牙齒顯得很清楚，當然無從推究這樣變故底原因。他們又在一條枯了的脊骨旁看到一個焦了頭髮的人頭，臉向着地，所以一時不易看見。好容易由里長叫人折得蠟梅底枝條來把這人頭撥得臉向了天，可是眼睛鼻子嘴巴都已血肉模糊，一點也認不出這是誰底頭臉。但是，終於由村長用蠟梅底枝條，從然放着細煙的衣片中，找得了個金邊的袖珍自由日記簿，雖然已經燒焦了簿面和角尖，裏面底字却還看得明白，他們連忙跳將開來，到了松樹蔭裏並着頭一齊讀：

最可恨的是腦筋要把過去的事情記着了，如果我不會把十幾年以前的傷心事回想起來，在這樣青山綠水處處鳥語花香的地方，必定可以很愉快很得意罷；只要不是屢次憑空想念到這種景物，我也就不會決意趕回故鄉來了。

故鄉底情形變得很多了，但我仍能處處引起往事的回憶。那高高的青色磚圍着的學校裏，是我和師玄悲劇底種因處，那裏有幾條走廊，有幾隻屋角，我都一目了然，梅溪底兩岸，岔江底兩岸，都是同道看過捕魚的地方。那茵褥般的草地曾被我們並肩站着同看小孩子放鰾。那鬱蔥的樹林下，那溪邊底巖石旁，都是我們幽會過的紀念地。那圓洞橋旁河埠底第三級，是我絕望以後負氣出亡最後一脚踏着的故鄉底地土，當時決意就此永訣故鄉，現在我重行踏着，河埠不作聲，我也不說什麼話，但我底心爲着這個跳躍得何等厲害呀！

當時載我離開故鄉去的獨搖船大概已經修理過了好幾次，也許完全破毀了，但我一見到同樣的小船，心裏總就搖蕩起來，好像兩腳正跨在水波上，景物各自顫動，一切都失了把握的樣子。

處處觸景傷感，時時感傷，我被刺激得非常興奮，也很疲倦了。我苦惱。我不得不詛呪「記憶」這作用。

七月三十日。

昨天前天我都詛呪記憶力，實在是謬誤的。我底爲難並不在於要把過去的事回憶起來，是在只把難堪的往事回憶到，在我底兒童時期，故鄉原是我底樂園。我所歡樂過的場所，我所經過的得意事情，也都留着明顯的痕跡，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來。而且，我和師
| 玄在樹林中巖石旁幽會時都感到甜蜜愉快的，爲什麼現在一回憶到就

都變作痛心傷感的事？可見這些都不是記憶力底不好。這是因為我現在心境不好的緣故。照理論，我這樣感傷這樣頹唐是很不應該的。長此下去是很危險的。我得趕緊切實做起事來，無論把故鄉底風俗記載起來也好，把故鄉新近底進展調查起來也好，就在故鄉找一個職位也好，總之應該積極進行，決不能再眼看得人家不絕地向前跑去，任憑自己落後。但我實在早就明白了這個，只是理知雖然明瞭，情感做了絆腳石，想想覺得很對的，一到打算實行去做，就有的不忍心，有的怕難為情，有的因要顧全對方，以為不妨從緩了。我非利用理知把情感完全戰退不可！

八月一日。

愈做功夫，愈覺得要由理知完全戰退情感是辦不到的。這拏過去

的事做前題來推論，也覺得是不可能的。我早就反對再把孔子底學說來做現社會底信條，可是自己常常因為不能遵行孝經上底話而苦痛，抱愧。多方破壞舊禮教，却也常常為着應付舊禮教費去許多金錢和時間。其實只要能够一味憑情行事也就好了。無論急進也罷，墮落也罷，腐化也罷，總可以不再感受徬徨，猶豫，疑慮，恐慌等苦惱。況且只要有了強烈的熱情，無論怎樣危險艱難就都可以不顧，成就偉大功績的英雄，雖然因為有着堅強的理知，但也是全靠熱烈的情感去執行那理知的。所以以為我底為難在於理知戰不勝情感實也是錯誤的。

——明白了這點，我是愈覺為難了，我知道我這樣的性情並不是一時間偶然的事，我底父親和祖父都有點這樣，不過他們在他們底時代並不怎樣為難罷了。我將怎樣才好呢？

八月五日

我這次突然回到多年不通消息了的故鄉，固然並不想和師玄修舊好，也不想打聽關於她的事情，無論她已做了人家底妻，做了母親，生活得很幸福，或者也不得意，本定都不管牠，即使偶然聞見了，也只當作在故鄉底一般的事物看待，不料今天於無意中聽到了她底消息，知道她早就死去；她並沒有結過婚，在我走後不久她就病了起來，病得兩年多，吐了血又受外感，在死去的時候早已瘦得處處露骨。可見我以前推想她的大半錯誤，當時我以為因為她已另有了情人，以為那是比我多錢，比我有勢力，而且比我漂亮的，現在看來，其實並不如此。這實在使我喫驚，我不由地深深感動，也使我重行懷疑起來了。她拒絕我底最後的要求究竟為着什麼？難道只是她對於我要作最後的試探，事情底弄糟完全因為我沒有忍耐力，還是因為她被一時的雜亂思想所蒙蔽，後來懊悔了呢？如果她真地後悔了，她必以

爲我原是薄情的了罷，我竟一怒而走，不知下落了。她無從探聽我底行跡，但我是知道她仍在原處的，我爲什麼不回來一趟且再和她談論一次呢！也許她被我的底負氣感動了；如果的確這樣，她必懷着抱愧的情緒懺悔罷，她必渴望我突然回到她底面前罷。這樣的情境是非常難堪的罷，她弄得吐血，終於骨瘦如柴地死掉，原是挨着這種苦痛的緣故罷。唉唉！如果她的確這樣死的，這不是太冤枉了麼，我也挨着痛苦，她也挨着痛苦，究竟爲着什麼呢？世界真是魔鬼主宰的麼？這件事原是魔鬼底傑作麼。

據說她底墳做在梅山脚裏，我當趕去查探出來。

八月六日。

她底墳在梅山東脚底墓地，我費了大半天工夫才找到。墳樣雖

小，却做得很堅固。墓碑上刻着『亡女師玄』等字，可見她的確不會和人結婚，墳由她底父親給她做。據說他老人家也已於五年以前去世，親自給子女做墳是很可痛的事罷。我只得徘徊在她底墳前暗哭了好久。我覺得我實在是錯了，我曾那樣愛她過，我曾屢次私誓終身為她服勞。即使她委實一味討厭我，即使她不再讓我見面，我也得在旁等候，她底事一天不會完結，我一天不該遠離她呀！

梅山上遊人很多，望去很是熱鬧，墓地裏却靜寂。不知道墳中底師玄已經變得怎樣，或者已連棺木也爛倒。但我想見的她依然是臉龐紅潤，肢軀強健，活潑，生動的。她底聲音，她底笑態，她底行走時特有的姿勢，我都能記得很清楚。人一死，總就只記得好的方面，忘却了壞的方面，阿！這使得我太難堪了！

我也就只好迷信起來相信鬼了罷。鬼原由於希望中形成，只要我

能認真迫切地希望，我就能相信師玄確是有鬼的了罷。我實在只好這樣希望了，假定她有鬼，我才能希望會有能够向她懺悔，補救我底過失的機會來到。

八月七日。

假使我不曾向師玄去求過婚，當然也不會受到被拒絕的難堪，我就離開了她，那我可永遠留着她底無上美好的印象，那是非常幸福的罷。假使我這次不回故鄉來，永遠不明白師玄底情形，我始終把她當作很心的女子看待，一味恨她，那也就不會有像現在的痛苦了。現在她在我底腦中，忽然變作聖潔的天使，忽然變作猙獰的惡魔，總之佔據我底心靈，使我過不去。看來她底印象一天不消滅，我是一天不得好過的了。

八月九日。

故鄉委實進步得很快，春米用機器了，灌田也用機器了。工廠已經成立得許多，還有正在籌備的。路上已見不到乞丐，也沒有什麼盜竊的事發生，大家都是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的樣子。但我不能像渠們地生活着，我並非不願意生活得像渠們底平穩，一切都照常規；只是我已受過了強大的打擊。普通的生活是刺激不起來的了。人家可以從一點點的糖感到甜味，我非有多量的辛酸苦辣引不起味覺。人家可以緩緩地走，慢慢地踱，我除非呆着不動，一開步就得快跑，好像時刻都被猛虎緊迫着。故鄉雖美雖安定，但於我却如沙漠底平淡。我只好趕到冰天雪地，狂風大波中去找刺激。我既不能在安逸中生活，我不得不離開故鄉，我當鼓勵自己重行走上我底路！

八月十三日。

我實在不能在故鄉過平凡的生活，這裏一般人所享受的幸福，在我只會引起難堪的反感。我羨慕渠們，我希望自己也能照樣好好地生活，但我很清楚，這是決不可能的，心弦顫動底度數相差得太遠了。但我可以趕到哪裏去呢？難道再去漂泊麼？我已漂泊得厭倦極了。我認爲好的地方並非沒有，我認爲應做的事情也很多，可是我不能去，不能做；阿阿！我底爲難其實是在身心不一致，地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了。仔細研究起來，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自傲的，我却自負得很厲害。我不會役使人，也不肯給人役使；要多猜疑，要過慮，却不肯安分守己。我底心意要急進，我底身體却不願多動。我有着不可改造的多方面的劣根性，除非朦朧着，就是師玄不曾給我失戀，也是不適宜於新時代的。不過只要她不會給我失戀，或者不曾從她引生過甜蜜生活的幻想，沒有經過深刻的思索，總得朦朧過去，沒有受過強大的

刺激，總得平凡過去。我底爲難是在精神高度地興奮着。

師玄仍然可算我底惟一的愛人麼？她已使得我這樣爲難，我怎能再這樣設想。她是我底惟一的仇人麼？她只是因爲受着種種制度底明牽暗累，如要仇恨她，實在得先仇恨養成她的環境。她底本心，可以斷定大半是和我相好的，這可以從她和我愛好時的情形明白，這也就是使我顛倒苦痛的原因了。

只要有個惟一的仇人可以怨恨，那就可以鼓起勇氣去鬥爭，也就可以感到生活有意義，至少不至於再感到厭倦，無聊了罷！

我沒有愛人，我也沒有惟一的仇人。我覺得全人類都是間接的仇敵，但我無從明指出誰是我直接的仇人。如果可有毀滅全人類的方法，我當不辭辛苦，終身進行。我也明白我對於人類負着一種應盡的義務，但我不願執行，實也不能執行，因爲我無法使得自己寧靜。

人生底目的是什麼？這各人底意見很多不同罷，所以各人底生活法也有很大的差別，就是在我個人，也時時不同；不知已經更改多少次數了。可是無論如何，總要有所企圖，有所貪戀，才會覺得生活有意義，才有勇氣謀積極的生活。以前我以為一個人很難明白自己底真相，一個人明白了自己底真相才能措置適當。但我現在明白自己底真相了。我覺得只有趕緊毀滅才是適當的辦法。我並不否認人生，但我看了自己底真相，我不能不否認自己了。我底人生觀雖然時刻變更，却有幾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一，有益於社會，至少無害於社會；二，使得自己安適，至少有就可使得自己安適的希望；三，憑直覺以為活着還有意思。現在，我已很明白：我底身心上充滿着雜亂，破殘，厭倦和矛盾，無刻不在內在的交戰中，無處不受創傷了，任何事也做不得，却要消耗食糧；我固然常常患着失眠症，就是好容易睡着

了，總也要做惡夢，和醒着時同樣地難堪；至於直覺，我只覺得『來日大難』。我還有繼續生活的必要麼？

自殺，我一向認作懦弱的行爲，很反對，以爲死亡一生只得一次，時刻可以做到，何必急於自謀；看透了自己的現在的我，覺得那實在是錯誤的念頭，忍着痛苦，坐以待斃，不知自動，那才真是懦弱的行爲。譬如一隻破燬得無法修整的錫製的壺或者什麼，把牠焯掉重行製作完整的用具，有誰不讚成趕辦，偏要反對呢？組織成我的質料雖沒有像錫壺或者什麼地簡單，情形却是相同的罷。

九月三日。

無論如何，形成現在的我，師玄雖然不是惟一的原因，我總覺得是最大的原因，也是最後的原因。我愛她，我也恨她。我不能不愛

她，我也不能不恨她。我已無從像有島武郎底自殺，也不願像芥川龍之介底自殺。我有我底特殊的爲難，我也得有個特殊的自殺。

九月五日。

我已想好辦法了，就是在師玄底墳底下打一個洞，裝進炸藥去，我躺在墳上，把引火線點着，把師玄底墳炸開，把我底身子也炸開，從她底棺材裏炸出她底枯骨來，從我底身子裏炸出我底熱血來。她底骨骼想已枯得雪白了罷，也冰冷了罷，用我底紅血點染她，熱血溫暖她，——雪白的枯骨上點綴着鮮紅的血想必是很美麗很醒目的罷！祭我底最可寶貴的鮮血做她底最後的裝飾品，這總可以表示我底愛她了。同時也可以這樣算得，就是，雖然她已死了多年多月，但我不能饒恕她，還要拏恨血噴她底枯骨！

九月十五日。

打地洞，買炸藥都進行得很順當，只要天氣好，明天我就可以實行我底計劃了。裝置好了以後，我當一手捏着引火線，一手捏着火柴，躺在墳上靜默許久，如果我忽然感到師玄其實並不值得我這樣愛她，或者無須這樣恨她，我當中止點火。如果我忽然感到我實在還有改造的可能，或者憑直覺以為還無須急於毀滅自己，也就中止點火罷！

九月十九日。

同情淚

沒有什麼證婚介紹等名義，也沒有什麼鞠躬和在證婚書上蓋印等手續，只是在同居第一天的晚上，許多親友從就近的菜館裏包得幾席酒來公宴新夫婦；這並沒有指明一定是賀新婚，也可以說是在賀新屋落成，新夫婦固然當天才搬到這裏，這小小的住所也是剛造成的。

雖然猜拳說笑鬧得很厲害，賀客大半是青年；其中很有幾對是結婚已經久了的夫婦，一喫了飯就告辭，好像因為重行感到了結婚底甜蜜，趕去溫習新婚的生活了。幾個還是獨身的，也像因為引起了伴侶不能沒有的感想，怱怱地跑走，大概各找愛人去了，不過九點鐘，賀客早就散盡，大門蓬地關了，走廊裏底電燈捻滅以後，突然靜寂

起來，很清楚，客堂裏只剩得新夫婦兩個人了。

「了琴！現在我要這樣直呼你底名字了；」新郎用愉快的眼光閃照着新娘子說，「你不覺得疲倦麼？日間已經做了許多事情，到了晚上還要和渠們應酬！」

「哦！厚生！我也就這樣直呼你底名字罷；」新娘子甜蜜地微笑着回對，「我一點也不覺得疲倦，今天事情委實做得不少了，但我只感到愉快；你呢？你比我忙得多，所做的事情也難對付，恐怕很有點累了吧？」

「但我也只覺得愉快。剛才我忽然這樣悟到，就是憂慮招傷精神太厲害，愉快實在是能增強體力的。以前我常要弄得連照例做事的力氣也沒有，可是現在，我不但毫不感到疲倦，反覺得力氣充足得很，如果你不疲倦，還想和你暢談一下呢？」

『我真地一點也不覺得疲倦，你儘管如心如意地談罷，今天是我們應得暢快的日子，我們總得好好地享受！』

『這樣很好！那末且先把時刻盤旋在我底腦筋裏的感想告訴你：第一，我今天老是這樣驚奇地想着，就是怎麼我竟也有了這樣幸福的日子？』

他底語氣略一停頓，她馬上接着說，『這爲什麼要奇怪呢！像你這樣實在是應該幸福的呀！』

『真的麼？』他喫驚地追問。

『自然是真的，你看，今天親友中哪個不真心說你好，哪個不真心羨慕你，你是：有天才，又努力，現在可以滿意，還有着很大的希望的；可是我，恐怕實在不行，——只要你不嫌我不好呀！』

『哪裏底話？我所以要驚奇，就在怎會竟有這樣可敬愛的你肯和

我共同生活起來；慕遠在一味冷淡我的時候，我真覺得已經到了末日，以爲那樣好待她，那樣切愛她，仍然一點也打不動她底心，實是在自己太無用的緣故了！真痛苦得無法可使呀！後來我只要求她給我一個回信，無論怎樣都可以，只要回答我，但她依然不理，我想連已有了長久關係的她也竟這樣不肯給我一點同情，我實在是够自慚愧的了。以爲自殺只有時間和方法的問題了。那天第一次給你信的時候，實在已經下了自殺的決心，以爲她既那樣不理我，我已完全絕望了；我苦於不能把對於她的愛轉成爲恨，——我曾屢次想這樣辦，就是不再認她爲可愛，且把她當作仇人恨她，以爲那樣或者自己得救。可是不能夠，在後覺得即使可以做到，恨了她還是沒有辦法，只是把惟一的好印象也就打破罷了。」

『現在還是這樣想着麼？』她驚疑着問她底新婚的丈夫，『只有

她，你只有慕遠才是惟一的好印象麼？」

「不不，了琴！你不要誤會！」他連忙安慰她，「現在惟一的好印象當然是你了，剛才我是序述過去的事情呀！都是 *Past time* 的，怎麼你還要這樣多心呢？」

「我並非故意多心，只是看了你說話這樣認真的神氣，不由地疑慮起來罷了！」

「我說話的神氣很難看罷，我委實一想到她就會不知不覺地緊張起來，當時覺得正如深夜獨自站在荒島上，既無救星，也沒有像會就有救星起來的樣子，以爲既已處在絕境，與其呆着等死，不如早自了結，免得多受苦痛。可是終於忽然想到慕遠那樣不理我，因爲病着寫不得信也未可知。知道你和她很接近，從前她和我常常來往的時候屢次說起你，所以就寫信給你作最後的試探了。哪知你就回答了許多同

情我的話，我竟因此得救了；而且幸福了，了琴！我這幸福能夠維持得很久麼？——這就是我底第二個問題了。」

「照你剛才所說，以和我相愛為幸福，那末當看你能夠愛我多久，我們這幸福就能維持多久了。」

「我當然是永遠愛你的了，了琴！這你不要再多疑，我看完了你底第一封信就決意終身愛你了，你不但回答我得意外好，而且非常快，我真感激得流淚！你是我底救星，我怎會忘情怎能忘恩呢？所怕你或者只是出於一時的同情，以後難免變化起來，所以我要時刻疑慮了！」

「這你實在不必再過慮了，愛由於同情，因為同情而愛，這樣的愛還怕不穩固麼？」

「你這些話很對，那末我就不再「過慮」。我底第三個問題是你

怎麼竟會這樣同情我的呢？」

「這倒一時不能確切回答你，」她思索着吞吐說，「這實在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可以這樣以問作答，就是「你爲什麼能够這樣引得我同情？」但我可以把同情你的經過約略報告你：當初我只因爲看到慕遠常常收到同樣信封的信，知道有人正在和她講愛。有一次，她同時收到了兩封那樣的信，使我不由地問了她，「這是你愛人底信麼？」「哪裏？」她迅速地回答，「是最討厭的寫來的！」我聽得詫異起來，以爲她是說笑話，但她把那兩封信草草看了，就丟給了我說，「你要看麼？這樣討厭的東西，他實在是討厭的了！」一看，開頭都稱她做「最親愛的」。我想這實在是滑稽得很的，一面算作最親愛的，另一面却算作最討厭的；我以爲你們底關係一向只是單方面的；可是看下去，知道你們會經常來往，她也給過你信，而且你那

信上只是表示和她親暱，並沒有什麼真使人討厭的話。這使我好奇心動，探問她，而且常常留意觀察她，不久漸漸地明白，我知道她在戲弄你，她只是利用你，要你給她常差罷了。因此我很想見見你，很想知道被她戲弄的究竟是個怎樣的男子，以為大概你是很難看的，或者年紀已很大了的，機會很巧，不久我和她同到她那親戚金家去，剛坐下，你就敲門進去了。你在那二門口出現的時候，因想早知道敲門的是誰，我們正在窗口探望，她就遙指着你輕聲和我說，「他就是最討厭的！」我一時相信不下我底眼睛和耳朵，你不但正年青，而且很大方，也漂亮，再三推想，還以為或者你已有了妻子，她不願意和想重婚的相愛，所以討厭你，——你底學問和經濟都不以為疑，因為從你底信上和人底樣子知道都可無慮了。從那天以後，我就知道你實在是非常熱情的，你老是釘眼看着她，屢次故意挨近她，多方和她談

論，對於我和別的女子却很緊嚴，旁若無人，故意不聞不聞的樣子。」
「是的，我自己也知道的確有點這樣，這自認是對她專一的表示，當時我除她委實不和別的任何女子來往，以為愛情總是專一的好；雖然終於寫了信給你，但那還是爲着她的呀！」

「現在還是這樣專一的麼，你對於慕遠？」

「不要取笑，現在當然專一於你了。趕緊再說你底罷，還沒有弄清楚呢，怎麼一來你就同情了我了？」

「自然要再說：從那天看見了你以後，我一見着你寄給她的信總就聯想起你底人來了。你依然接連地給她信，她常順便丟給我看：「最討厭的！」「最親愛的；」有時你在字旁畫着許多密圈，大字註明「立候回音！」「不要給別人看見；」她却老是漠不動心，隨便丟給我看，看了笑着撕破罷了。我覺得她太忍心，我替你着急，爲你可

惜，我也多方勸她，要她好好地對付你，以為就是不愛，也得老實回答你。但她不理我，只是顧自笑笑說，「最討厭的，看他怎樣就是了！」我真替你不平！」

「她竟這樣，那末她確是輕視我的了，我實在是太傻了！」

「是的呀！你真冤枉，你對於她真是癡情，她一味冷淡你，你却愈加熱烈了，這不是癡情麼？」

「確是癡情罷！」

「但這癡情感動了我了，我由替你着急替你不平而可惜你，不知不覺地愛起你來了。我勸她不理，有點恨她，因此更想為你出力，我早想和你接近，只是沒有機會，覺得不好意思先和你打招呼，可是機會終於來了，你來和我通訊了，我對於你的熱情早就飽和，一觸即發，自然回答得很快了。現在你既然認為還滿意，這就是你愛她的結

果，厚生！雖然不會和她結婚，但你已因她有了歸宿，你也可聊以自慰了罷！」

「我是意外地高興，覺得超過所希望的很多很多了，哪裏還止「聊以自慰！」我能够這樣和你結婚，實在是無上的幸福，可是，「琴，這你可能明白麼，就是慕遠這樣討厭我，輕視我，爲着我底那些地方？如果沒有人肯愛我，我只覺得自己實在無用；但有你以爲我還不錯，可見我並非完全無用了，我覺得當初她還滿意我，不知道怎麼一來，她竟漸漸地故意和我疏淡了？從前以爲她已另有了情人的緣故，但照你那天所說的，知道並不那樣；究竟爲着什麼，你可以解答我麼？」

「這倒很可以解答你，我早就推想過了，其實她並沒有什麼好，對於你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但她後來對你非常驕傲了，我

想這是你自己的緣故，你實在把她稱讚得太過分了，她底頭髮原是很平常的，你硬要說牠怎樣美麗，怎樣可愛，什麼「像你這樣的美髮，只要一根就可以迷倒千萬個英雄。但是你底頭髮是很多很多的！」其實是疤痕很多並不得樣的面孔，你偏要向她說什麼「像你這樣可愛的臉龐」，就是不到三歲的小孩子見着也會笑個不了的，因為審美性是人類底本能。沒有偏見的小孩子也必能够感到你底美麗的！像這些都是以前慕遠口頭告訴我的。那時她常常很高興地回來，很得意地報告我這種話，不過並不知道你底姓名，只說有人這樣讚美了牠，問我的確不的確。我爲助她一時的高興，也有點是鬧玩的，往往附和說她的確不錯，哪知她竟就此變了起來，臉上的粉愈塗愈厚了，而且也搽胭脂了，鞋後跟三分三分地高起來，頭髮只隔一天就要燙了。固然用功的時候很少了，考試起來就和教員大爭分數，因爲你也讚美她是有着

天才而且用功的。當時她真忙碌，真有興致；可是漸漸地緩懈起來，也頹唐起來了，看她總是表示不滿意，大概你實在已經讚美她得再也不能增加，已經無法使她稱心，她自持過高了，所以終於討厭了你，你以為這樣推究是對的麼？」

因為好久聽不到回音，她詫異起來用心探視他，只見他俯着頭正在無聊賴地弄他自己底手指，現着苦思絕望的神情。

『怎麼？』她不由地喫驚問他。

『沒有什麼，只是正在回憶那些過去的事情。』

從他聲音底低沈，使她更覺異樣，趕緊用勁追問，『究竟怎麼了？回憶着了什麼事要這樣難過呢？總得和我說的呀！』

『給你說了恐怕沒有意思，不過你要聽，總得老實告訴你：照你說來，我對於慕遠的許多事情都是太傻了的。可是當時，我只覺得實

在非那樣不可的。就是現在，慕遠雖有許多地方使我很恨了，但是她，仍然有着許多可愛的印象留在我底記憶中，我一想着就情不自禁；現在我已和你實行結了婚，對於她是完全絕望的了。現在我——我是有點感到不可挽救的悲哀了呀！』

兩人似乎都極力想說話，但許久都沒有開嘴。不知道因為心房跳動得厲害，還是太靜了的緣故，渠們都覺得心聲可以很清楚地計數了。除了這個，渠們只有猜拳說笑餘聲底殘感。

四隻眼睛先後看看電燈，也看看電燈光照着的什物，好像鬧祝新婚的親友還都在旁的樣子，兩人都不敢相互直視。

時候一秒一分地接連過去，似乎兩人都已睡着，忘記了新婚甜蜜生活底不該空過了。

忽然，新郎順眼看到地板上他新婚夫人底影子很快地低下頭去

了，連忙旋轉臉去看她，她又聳起了兩肩。這才使他有話向她說：

『我剛才所說的使你不高興了麼？了琴！我是信口說的，你不要介意罷！』

她不作聲，依然俯下着頭。

『你真地難過了麼？』說着他走近了她，但她仍不作聲，只是擎起一隻手來搖着表示否認的回對。他把那搖着的手扶住，隨即彎下腰去看她底臉，知道她底眼圈已經紅了。

『哦哦！怎麼你還這樣不瞭解我呢？』他趕緊求恕，『你以為我還要記得她，就是對你不忠實的緣故麼？』

『不，』她連忙仰起臉來回對，『我並不這樣想，厚生！你不要誤會，我是很瞭解你的；正因為瞭解你，所以心裏一酸，就難過起來了。我所以決意和你結婚，原因為想解除你底悲哀，也解除自己底悲

感；——我看得你和慕遠這樣隔膜，覺得人生實在是可悲的。哪裏知道用了種種苦心。依然解脫不了你底悲苦，人生底悲哀怎纔才能避免呀！』

紅着的眼圈上滾出精光發亮的淚珠來了，他看着不由地興奮起來用勁說，『哦哦！這是同情的淚，是人間最可寶貴的，我當飲牠！』所謂『飲』，只是用他底舌尖輕輕舐拭那紅了的眼圈；同時他把她緊緊地抱住，似乎想從她底身上多多擠出人間最可寶貴的同情淚來狂飲。結果却恰相反，那明秀的眼睛接連兩瞬以後，當即射出愉悅的眼光來了。